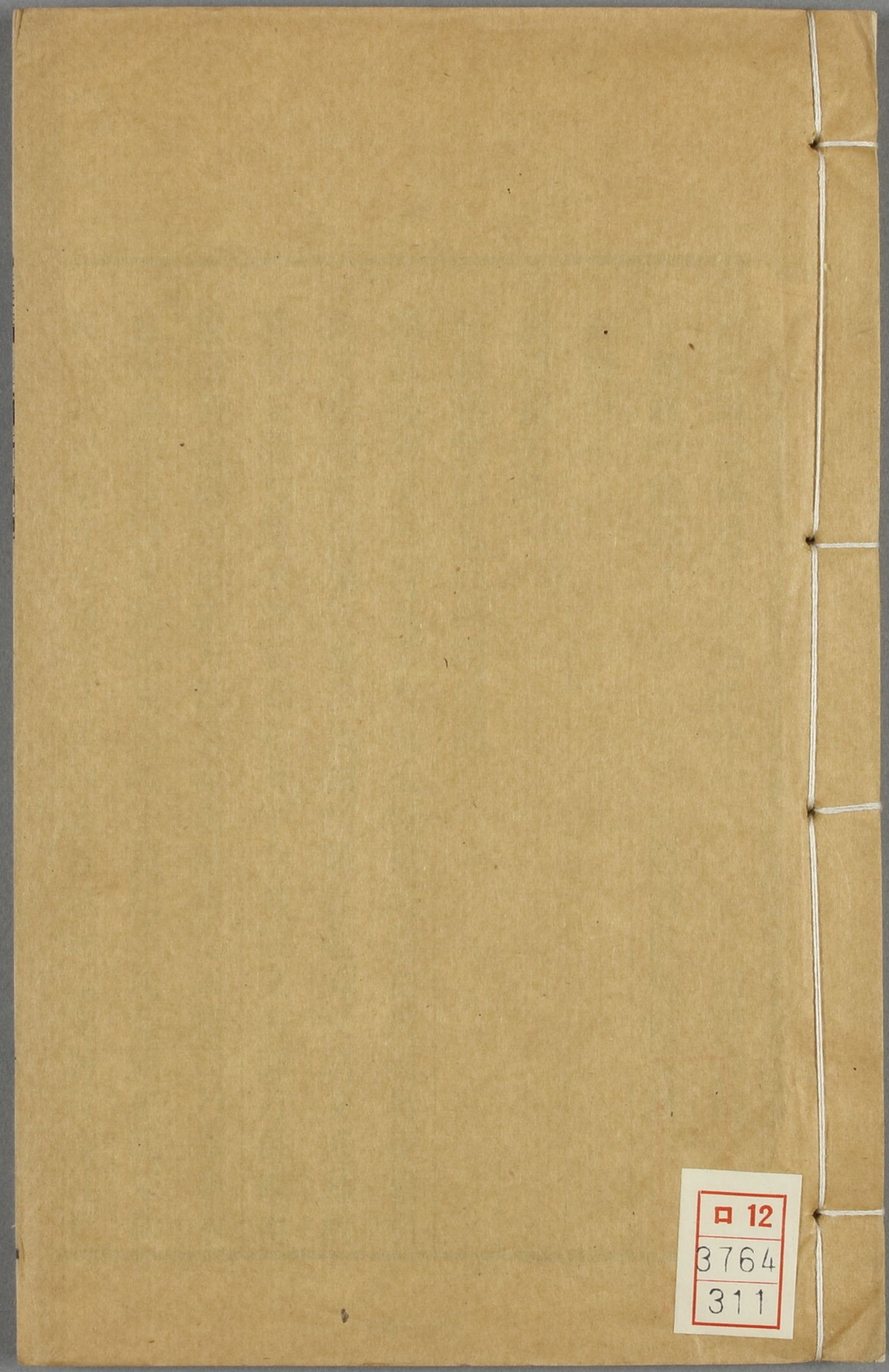




□ 12
3764
311

D12
3764
311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一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三十　德清俞樾蔭甫著

論語一

有朋自遠方來　學而

何晏集解引包曰同門曰朋

樾謹按釋文曰有或作友阮氏校勘記據白虎通辟雍篇引此文作朋友自遠方來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又引文選陸機輓歌友朋自遠來證舊本是友字今按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方卽有並義淮南氾論篇曰乃爲窻木方版高誘注曰方並也尚書微子篇曰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並興是方並同義友朋自遠方來猶云友朋自遠並來

91-344

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竝來然則有之當作友尋繹本文
卽可見矣今學者誤以遠方二字連文非是凡經言方來者
如周易不寧方來尚書作兄弟方來義皆同此其說各具本
經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樾謹按爲字乃語詞阮氏校勘記曰足利本無爲字蓋語詞
無實義故省之也其爲仁之本與猶云其仁之本與子路篇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所謂仁正與彼同此章之旨卽
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其爲人也孝弟
則自不至於犯上而作亂故以爲仁之本禮記經解篇曰上
下相親謂之仁卽此仁字之義也緇衣篇曰禹立三年百姓
以仁遂焉所謂仁者無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已有子之
言本自平實後人聰事功而虛談心性於是其說始多矣

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

樾謹案主與友對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
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
焉謂之主此文主字義與彼同言所主者必忠信之人所友
者無不若已之人孔子主顏讐由主司城貞子卽是主忠信
之謂

禮之用和爲貴

樾謹案古以用二字通周易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
作可以汲尚書呂刑篇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

威詩板篇曰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竝其證

也禮之用和爲貴與禮記儒行篇曰禮之以和爲貴文義正

同此用字止作以字解當以六字爲句近解多以體用爲言

失之矣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邢昺正義曰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

民心樂和民聲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

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

樾謹按此斯字專指禮而言蓋謂先王之道禮爲最美小大

由之而有所不行者不和故也但言有所不行而不言其不

行之故則因禮之用和爲貴已見上文且下文曰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亦之一字彼此貫通義見於下故文

省於上古人之辭往往如此也正義誤解斯爲美句而此章

文義扞格不通矣

亦不可行也

樾謹按隸釋載漢石經作亦不行也無可字當從之上云有

所不行此云亦不行也兩不行之義彼此貫通亦者亦上文

而言上無可字則此亦無可字蓋涉馬注而衍馬注云不以

禮爲節亦不可行此自用以足句非其所據經文有可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政

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樾謹按此當於心字絕句禮記樂記篇率神而從天鄭注曰

從順也六十而耳順從心耳順從心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從與順同義耳順卽耳從也從心卽順心也所欲不踰矩乃自說從心之義惟其所欲不踰矩故能從心也柳宗元集與楊誨之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正於心字絕句較馬讀爲長從作縱則失之皇侃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是六朝人讀從字爲放縱之縱故唐宋人引此文多作縱心實非經旨說詳翟氏灝論語考異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正義曰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爲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女爲知之乎此皆語辭

樾謹按此知字與下五知字不同下五知字皆如字此知字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與志義通誨女知之乎卽誨女志之乎言我今誨女女其謹志之也荀子子道篇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韓詩外傳亦載其事云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竝與此章文義相同而皆以志之發端然則此文知之卽志之無疑矣

子張學干祿

正義曰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

樾謹按子張學干祿猶南容三復白圭白圭見詩抑篇干祿百福南容三復皆於學詩時擧求其義非學求祿位之法也史記弟子傳改作問干祿則史公已不得其旨矣

喪與其易也甯戚 八佾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樾謹按包氏說戚字未得其義蓋禮則奢儉俱失失於奢不如失於儉故有甯儉之言若居喪哀戚固其所也乃云與其易也甯戚當讀爲蹙禮記禮器篇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此蹙之義也說文新附足部有蹙字曰迫也

古無蹙字故叚戚爲之言居喪者或失於和易或失於迫蹙然與其和易無甯迫蹙爲得禮之本意耳南史顧憲之傳喪易甯蹙是知戚字固有作蹙者其義視包注爲長

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樾謹按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卽引論語文爲證據玉人云璋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琢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繢言凡不畫繢者不雕鏤者皆素功也畫繢之事居素功之後猶禮記所謂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也說詳周禮此云繢事後素義與彼同上云

素以爲絢明是先有素而後可以爲絢故孔子以繪事後素
曉之而子貢因有禮後之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
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
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樾謹按媚奧媚竈皆媚人非媚神也古以奧爲尊者所居故
曲禮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春秋時有奧主之稱昭十三
年左傳國有奧主是也竈則執爨者居之所謂厮養卒也當
時之人以爲居奧者雖尊不如竈下執爨之人實主飲食之
事故媚奧不如媚竈國語周語載人之言曰佐饗者嘗焉卽
此意也王孫賈引之益以奧喻君以竈自喻孔注未得其旨
是禮也

樾謹按古字也邪通用陸氏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不分也
邪無別者是也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并有人焉其從之
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諸也字竝當讀作邪又如事君
盡禮人以爲諂也子曰其事也此兩也字尋繹文義亦邪字
也魯僭王禮大廟之中犧牲服器之等必有不循舊典者子
入大廟每事問所以諷也或人不諭其旨反有孰爲知禮之
譏故子曰是禮也猶云是禮邪乃反詰之辭正見其非禮矣

管氏有三歸

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正義曰禮大夫雖有妾
媵嫡妻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樾謹按就婦人言之謂之歸自管仲言之當謂之娶乃諸書

多言三歸無言三娶者且如其說亦是不知禮之事而非不儉之事則其說非也朱注據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故以三歸爲臺名然管仲築臺之事不見于他書戰國策周策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說苑所謂自傷於民者疑卽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誤爲築臺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據也然則三歸當作何解韓非子外儲說篇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先云置

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謂管仲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從可知矣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謗而娶三姓之說亦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賞之以三歸猶云賞之以甲第三區耳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取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近人或因此謂三歸是邑名則又不然若是邑名不得云使子有三歸之家亦不得云家有三歸也合諸書參之三歸之義可見下云官事不攝亦卽承此而言

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官事不攝
但謂家臣具官猶未見其奢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言武樂音曲及舞容則極盡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其德未盡善

樾謹按美善義同此章乃別而言之邢氏因據孔注以美屬樂善屬德然孔子止是論樂論樂而德自在其中以美善分屬之失經旨矣周易略例曰故有善邇而遠至邢璹注曰善脩治也釋文曰善本作繕繕廣雅釋詁曰繕治也然則盡美又盡善者言既美而又盡其脩治之功也盡美未善者言雖美而未盡其脩治之功也武王未受命所以未盡修治耳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里仁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樾謹按上章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章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兩章文義相承此惡字即上能惡人之惡蓋仁者之於人好所當好惡所當惡所謂能好人能惡人也然此以其行事言也若論其居心則好固是好惡亦是好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也故又言此以申明上意見不特仁者如是人苟志在於仁則亦必無惡人之念矣韓非子解老篇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賈子道術篇曰心兼愛人謂

之仁然則仁主於愛古之通論使其中有惡人之一念卽不得謂之志於仁矣此與上章或一時之語或非一時語而記者牽連記之以發明夫子微言自孔注誤解惡字而此章之義晦矣釋文曰惡如字又烏路反當以後一音爲正無適也無莫也

正義曰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

檄謹按以適莫爲富厚窮薄其義至陋釋文曰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此章大旨鄭讀得之敵之言相當也相當則有相觸迕之義故方言曰適悟也郭璞注曰相觸迕也無適之適當從此義言君子之於天下無所適悟無所貪

慕惟義是親而已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孔曰懷安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

檄謹按此章之義自來失之君子謂在上者小人謂民也懷者歸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汴水篇懷我好音鄭箋曰懷歸也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竝有此文是懷之訓歸固經傳之達詁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文選上林賦悠遠長懷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皆古人以懷爲歸之證公冶長篇少者懷之孔曰懷歸也然則此懷字亦可訓歸矣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言君子歸於德則小人各歸其鄉土老子曰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是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言君子歸於刑則小人歸
於他國慈惠之君孟子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
壙也故爲淵藪魚者獺也爲叢藪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
桀與紂也是也此章之義以懷德懷刑對舉相形欲在位之
君子不任刑而任德也夫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小民於其鄉
土豈無桑梓之念故泰山之婦因無苛政而不去此卽所謂
小人懷土也惟上之人荼毒其民使之重足而立而忽聞鄰
國之君有行仁政者則舊都舊國之思不敵其樂國樂郊之
慕而懷土者變而懷惠矣說此章者皆不得其義若從舊說
則何不曰君子懷德懷刑小人懷土懷惠亦足見君子小人

所安之不同而何必錯綜其文乎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樾謹按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上文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白虎通號篇曰君之與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是漢世師說如此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矣漢書楊惲傳引董生之言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數語乃此章之塙解爾雅釋訓明明察也明明求仁義卽所謂喻於義也明明求財利卽所謂喻於利也此殆七十子相傳之緒論而董子述之耳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蓋聲近而義通國語越語天道皇皇韋注曰皇皇著明也是

皇皇卽明明也

孳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何晏集解曰數謂速數之數

樾謹按此數字卽儒行所謂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之數數者面數其過也漢書高帝紀漢王數羽師古注曰數責其罪也是此數字之義也禮記曲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謂善道之矣取辱取疏職此之故唐宋以來以犯顏極諫爲人臣之盛節至有明諸臣遂有聚哭於君之門者蓋自古義湮而君臣朋友之間所傷多矣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長

樾謹按此當以敏字爲句而好學不恥下問皆承敏字而言謂其知識敏疾而又好學不恥下問也敏者天資學問者人功天資美而人功又盡文子之所以爲文也學者誤讀敏而好學爲句於是近解乃增出位高字使與質美相配若然則經文當云敏而好學貴而不恥下問矣且所謂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

臧文仲居蔡

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

樾謹按龜之名蔡未知何義包氏此解亦臆說耳竊疑蔡當讀爲叅說說文又部叅楚人謂卜問吉凶曰叅讀若贅龜者所

以卜問吉凶也因卽以其用而名之曰叡蓋楚語也龜本荆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叡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謂蔡蔡叔之蔡卽寮三苗之寮然則以蔡爲叡猶以蔡爲寮矣

崔子弑齊君

樾謹按釋文出高子二字曰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又出弑字曰本又作殺夫崔子弑君何得改讀爲高子釋文此條必有譌誤所謂讀崔爲高者下文兩崔子也陳文子因崔杼弑君惡而逃之豈得稱之曰吾大夫崔子且當時列國大夫雖未必賢亦豈人人皆崔子歟魯讀爲高甚有義理高子謂高厚也襄十九年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瀘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夫從君於昏也惟高子從君於昏故不能制崔杼而反爲崔杼所殺於是崔杼始專國政卒成弑君之禍文子推原禍本於高子有深憾焉每至一國見其執政之世臣庸庸尸位無有深識遠慮故輒發猶吾大夫之歎魯論所讀必是師說如此陸德明誤謂經文崔子魯皆讀爲高子遂於首句出之則失之甚矣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樾謹按如丘者焉乃聖人之謙詞言十室小邑之中他不敢望至如丘者必有之矣集注曰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雍也

失孔子語意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

檢謹按亡字衍文也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此云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彼云今也則亡皆此詳而彼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則既云亡又云未聞好學於辭復矣釋文曰本或無亡字當據以訂正

辟且角

集解曰角者角周正檢謹按角周正而但謂之角則不詞矣但謂之角無以知其周正與否猶但謂之毛無以知其爲雜文爲純色也然則角者何曰角者別於童牛而言之也禮記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是角以小爲貴乃用犢貴誠之義也然童牛無角猶未可用此云犁牛之子疑若童牛然故必言角以明可用曰辟則有其材矣曰且角則及其時矣故曰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檢謹按以人品分君子小人則君子有儒小人無儒矣非古義也君子儒小人儒疑當時有此名目所謂小人儒者猶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所謂君子儒者猶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古人之辭凡都邑之士謂之君子昭二十七年左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杜注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是其證也詩都人士篇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士曰都人女曰君子亙言之耳其義一也都人謂之君子故野

人謂之小人孔子責子路曰野哉由也責樊遲曰小人哉樊
須也一責其野一責其小人語異而意同禮記檀弓曰騷騷
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此孔子所以欲子夏
爲君子儒而無爲小人儒也然則孔子論禮樂何以又從先
進之野人而不從後進之君子蓋此就一時言彼就先後輩
言也先輩之中亦自有君子野人孔子從先進仍是從先輩
中之君子豈舍其時公卿大夫俯仰揖讓之容而反從田夫
野老箕踞叫呼之習乎故以先進後進分君子野人則自可
舍君子而從野若以同時論則野人之不如君子固不待言
矣兩章之意豈相妨乎
并有仁焉其從之也

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
下從而出之否乎
樾謹按宰我之意蓋謂仁者勇於爲仁設也於井之中而有
仁焉其亦從之否乎孔注仁人墮井之說殊有未安出字經
文所無且投下從之又安能出之宰我居言語之科不應失
言如是皇侃因孔云仁人墮井遂於經文仁下增者字未足
據也
君子可逝也
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
樾謹按孔以可逝爲可使往視其義迂曲逝當讀爲折周易
大有釋文曰哲陸本作逝虞作折是逝與折古通用君子殺

身成仁則有之矣故可得而摧折然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故
可折不可陷
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
樾謹按畔者言畔喭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自無畔喭之
患矣先進篇由也喭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舊
注作呿喭字書呿喭失容也言子路性剛常呿喭失於禮容
也今本呿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據此則畔喭爲剛猛而無禮
容合言之曰畔喭分言之則或曰畔或曰喭矣
好謀而成者也 述而
正義曰好謀而有成功者

樾謹按成當讀爲誠詩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
引作誠不以富是成與誠古通用也行軍之事固不可無謀
然陰謀詭計又非聖人所與也故曰好謀而誠懼與誠行軍
之要矣
五十以學易
樾謹按集注曰五十當作卒然於古無所徵五十疑吾字之
誤蓋吾字漫漶僅存其上半則成五字後人乃又加十字以
補之耳加我數年吾以學易上言我下言吾乃互辭也隱元
年穀梁傳曰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范甯曰上言君下言公互
辭古人之文如此者甚多史記世家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下我字卽此吾字也

伯夷叔齊何人也

樾謹按是時荊聵父子爭國時人疑夫子必有所右助故再有問夫子爲衛君乎衛君兼謂荊聵父子非獨指輒也子貢以夷齊問伯夷賢則荊聵不賢矣何也伯夷知有父命荊聵不知父命也叔齊賢則輒不賢矣何也叔齊知有兄弟輒並不知有父子也故曰夫子不爲也明皆不爲也使其時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則必更立賢君以伯夷處荊聵以叔齊處輒而人倫正衛事定矣子貢引夷齊事正與衛事塙切後人未達其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樾謹按論語文法簡質此章既云子所雅言又云皆雅言也於文似複蓋由經師失其讀矣此當以詩書斷句言孔子誦詩讀書無不正言其音也執禮二字自爲句屬下讀執禮謂執禮事也周官太史曰凡射事執其禮事禮記檀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禮之證也孔子執禮之時苟有所言如鄉黨所記賓不顧矣之類皆正言其音不襍以方言俗語故曰執禮皆雅言也詩書或誦讀或教授弟子若執禮自爲一事故別言之耳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其之者是丘之心

樾謹按包注於丘下增心字非經旨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十三字作一句讀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

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孔子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視巳也正申明無隱乎爾之意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樾謹按聖與仁猶言智與仁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蓋諸弟子之稱夫子如此孔子聞之而不敢居仁智之名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聖與智古通稱故臧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禮記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大戴記盛德篇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其所謂聖卽智

也故與仁義禮竝列猶言仁義禮智也後世但知大而化之之謂聖而古義湮矣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注曰蕩蕩寬廣貌戚戚多憂懼

樾謹按戚戚卽蹙蹙也古無蹙字故以戚字爲之與八佾篇甯戚同詩節南山篇曰蹙蹙靡所聘毛傳曰蹙蹙縮小之貌然則小人長戚戚爲縮小貌與君子坦蕩蕩爲寬廣貌正相對鄭注失之

正顏色泰伯

樾謹按正當訓爲振管子小問篇以振其淫尹知章注曰振正也是正與振義通動容貌振顏色振亦動也容貌言動顏

色言振辭氣言出三句文義一律若依正字本義解之則與上下文均不類矣隱五年左傳入而振旅莊八年穀梁傳入曰整旅整旅卽振旅故正顏色卽振顏色正之爲振猶整之之爲振也

守死善道

正義曰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

樾謹按善道與好學對文善亦好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曰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誘注曰善好也然則守死善道言守之至死而好道不厭也正義以善道連文增不離二字以成其義非經旨矣

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樾謹按此美堯之大非美堯之能法天也說文刀部則等畫物也是則有等義管子七法篇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是則有均義蓋則爲等故亦爲均呂氏春秋功名篇取則行鈞則與鈞竝猶等也昭七年左傳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不則與不同不壹不類竝猶不等也此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蓋謂天之大無與等者唯堯能與之等耳鄭君解尚書稽古爲同天則天卽同天也孔訓則爲法未得其義

子有亂臣十人

馬曰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樾謹按劉原父七經小傳以子無臣母之理改爲邑姜王氏
困學紀聞據釋文子有亂十人本無臣字謂舊說不必改竊
謂武王誓師數其佐治之人而並及其母稱爲予有縱無臣
字於義亦不可通疑舊說所謂文母者亦卽邑姜也文母之
稱見於詩周頌雝篇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烈考武
王也文母太姒也以子先母義殊未安鄭箋易之曰乃以見
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夫曰文德之母則是贊美之
辭非從其夫之謚而稱文矣是鄭意不以文母爲大姒也馬
融毛詩注不傳疑其解烈考文母正爲武王邑姜鄭所謂光
明之考文德之母卽本其說鄭固嘗從馬學也後人習于毛
詩之說但知文母之爲太姒故於此注文母亦以大姒當之
不知馬融於詩自有注未必其同於毛傳也

毋固子罕

集解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

樾謹按上文毋必言無專必也此文毋固又言無固行然則
必之與固其義無別矣固當讀爲故詩昊天有成命篇鄭箋
云固當作故史記魯周公世家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
是固與故通毋故者不泥其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謂
毋必彼一時此一時是謂毋故

子畏於匡

正義曰記者以眾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
也

樾謹按荀子賦篇比干是刳孔子拘匡史記孔子世家亦云匡人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然則畏於匡者拘於匡也禮記檀弓篇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卽以孔子畏於匡爲證而通典引王肅注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是畏爲拘囚之名後人不達古義曲爲之說蓋皆失之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樾謹按此見字當讀如從者見之之見見之過之相對成文見之者謂其人見於夫子過之者謂夫子過其人之前也故於見之曰雖少必作言作則坐可知明是夫子方坐而其人來見也上文曰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一見字之中含此兩義有其人見夫子有夫子見其人故以見之過之兩

承之學者不得其義則既云子見又云見之於文複矣

雖覆一簣

馬曰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

樾謹按馬讀雖如本字斯其義曲矣雖當讀爲唯禮記少儀篇雖有君賜雜記篇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爲唯表記篇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蓋雖本從唯聲故二字古得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唯覆一簣言平地之上止覆一簣極言其少正與未成一簣相對成義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

樾謹按法語之言一句中語字言字疊用甚爲不辭殆經師失其讀也此當以法語之爲句巽與之爲句皇侃義疏解與

命與仁曰與者以言語許與之也此云巽與之其義與彼同
兩言字竝屬下讀皆語辭也詩大東篇睠言顧之荀子宥坐
篇作眷焉後漢書劉陶傳作睠然焉與然皆語辭則言亦語
辭凡詩所云如薄言采之靜言思之顧言則噎駕言出遊之
類皆是僖九年左傳言歸于好周易繫辭傳德言盛禮言恭
言亦語辭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此文曰言能無從乎
言能無說乎謂以法度語之則必從以巽順與之則必說也
學者誤以爲言語之言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其在宗廟朝廷使使言唯謹爾 鄉黨

鄭曰使使辯也雖辯而敬謹

樾謹按此當以使使爲句詩采菽篇平平左右釋文引韓詩
作便便閑雅之貌是使使言正與上文恂恂如也王注
恂恂溫恭之貌其義一律但省如也兩字耳言唯謹爾四字
爲句凡有所言無不謹愼故曰言惟謹爾此與上文似不能
言者相對益此兩節皆上一句說孔子之容下一句說孔子
之言鄭注失之

揖所與立左右手

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正義曰謂交擯傳命時
樾謹按舊說皆以是時夫子爲承擯故上擯是右人末擯是
左人然下文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據聘禮鄭注是上擯
之事卽趨進一節江氏永鄉黨圖考謂是賓致命後擯者趨
進相公拜則亦是上擯事也凡擯之次弟君召之時自應先

定豈有交擯之時尙是承擯交擯之後無端改易乎且公與賓每門每曲揖擯介皆在後雁行夫子始爲承擯將於何時淩躐而前乎竊疑上擯本以卿爲之魯人重夫子知禮故使以大夫攝上擯事君召使擯者使爲上擯也夫子爲上擯則所與立者但有左人無右人矣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者謂左其右手也蓋承擯在上擯之左夫子與之揖時足不移易惟引其右手鄉左而已故其衣之前後襜如也他人於此所與揖者在左則必側身左鄉非君子立不易方之義矣自鄭君誤解左右手句遂並夫子之爲上擯而亦不著且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此在常人亦然何足爲夫子異乎

翼如也

孔曰言端好正義曰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

檖謹按翼如猶勃如躩如之類皆以一字形容之非必取象於鳥翼也爾雅釋詁曰翼敬也釋訓曰翼翼恭也翼如之翼蓋亦此義耳說文走部躩下引論語趨進翟如也字又作翟明非鳥翼矣正義曰如鳥之張翼然則勃如躩如復何物乎

必表而出之

孔曰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暑則單服必加尙表衣然後出之則非如近解所謂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也出之二字連文之往也出之者出往他所也居家

可單衣絺綌若其出而他往必加表衣故曰必表而出之皇侃本無之字其疏曰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翟氏灝論語考異謂依皇氏說句末應無之字不知那本句末雖有之字其說未始不與皇同蓋古義固如此耳

短右袂

孔曰短右袂便作事

樾謹按左右兩袂必無一長一短之理短右袂者卷之使短也褻裘長則袂亦長於作事不便故卷右袂使短是謂短右袂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樾謹按禮記玉藻篇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孔意月朔所服必是皮弁服故其說如是然朝服皮弁服二者不同安得混而一之疑此所服者仍是每日視朝之服吉月乃告月之譌緇衣篇尹吉曰鄭注吉當爲告是其例也說本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惟王氏以告月爲卽朝廟則猶沿舊說之謬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休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是告月與朝廟

本是二事朝廟者每月之朔諸侯朝于大祖廟北面受朔也
告月者每月之末有司先以月朔告君也月有大小盡不定
是三十日故有司必先期以告然後君得以朔日行朝廟之
禮月令凡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皆先期三日太史告于天子
然則告月亦猶告立春告立夏之比矣閏月君不朝廟則有
司亦不告月乃文公於閏月朔日行朝廟之禮故春秋書以
之議至文公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曰自是公無
疾不視朔也然則魯之不視朔自文公始至定哀閒此禮之
廢久矣而有司告月則猶循舊典每月皆然未之敢廢夫子
於有司告月之日必朝服而朝焉記者以夫子之必然見他
人之不必然而我愛其禮之思於此寓矣朝服者冠則委貌

衣則緇衣每日視朝之服也自告月誤爲吉月而孔氏以月
朔釋之因以朝服爲皮弁服夫魯君不皮弁夫子安得而皮
弁可知其說之未安矣又按此經言告月凡侚篇言告朔告
月之與告朔亦當有別公羊以告月爲告朔殆非也告月者
每月之末有司以月朔告君也春秋所書鄉黨所記皆是也
告朔者每歲之終天子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政於諸侯也大
戴禮虞戴德篇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
威于天下也是其事也凡侚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劉氏
台拱論語駢枝謂以特羊餼天子告朔之使是爲告朔之餼
羊此最得之周初之制每歲之末天子遣使以來歲十二月
之朔頒告諸侯是曰告朔每月之末有司以月朔告于君是

曰告月諸侯乃於朔日服皮弁服朝于大廟使大夫奉天子
命而北面受之是曰聽朔亦曰視朔視聽一也周自平王以
後告朔之使不行矣而魯有司每歲以餼羊供則猶如故也
魯自文公以後視朔之禮亦久廢矣而魯有司每月以月朔
告則猶如故也豈非魯秉周禮之明驗歟公羊子固傳春秋
者而猶不知告月告朔之有辯左穀之徒復何議焉於是告
朔也告月也視朔聽朔也三者混而爲一學者不復致詳而
古制之湮古義之晦由來久矣愚因此經朝服非皮弁服而
知告月之非聽朔又因此經言告月八佾篇言告朔而知告
朔之非告月反覆推求於古制得其大概好古之士儻有取
乎

必有明衣

孔曰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
明衣所以明絜其體也

樾謹按孔注云以布爲沐浴衣者猶云以布爲齊衣耳齊必
沐浴故古語卽謂齊爲沐浴哀十四年左傳陳恆弒其君壬
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論語作孔子沐浴而朝是沐
浴卽齊也邢氏誤會注意遂以明衣爲親身之衣而有明絜
其體之說拨儀禮士昏禮姆加景鄭注曰景之制蓋如明衣
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是鄭意以明衣
爲加之於外者非親身之衣也士喪禮明衣裳用布鄭注曰
所以親身爲圭絜也此乃死者所用其制迥異於生邢氏以

士喪禮之明衣爲齊之明衣殆不可從也

式負版者

孔曰負版者負邦國之圖籍

樾謹按負版之文他書未見孔亦望文爲說耳負版疑負販之誤或版販同聲古文通用也式負版者與上句凶服者式之共爲一事言子見凶服者必式雖負販者亦式之也禮記曲禮篇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卽可以說此經矣孔以凶服爲一事負版爲一事然經文不曰式凶服者式負版者是二句本不平列舊說殆未得也爾雅釋蟲傳負版亦卽負販也此蟲喜負重故以人之負販者爲比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一終

長沙王 賓 校
善化劉 鐸 校

羣經平議三十一

德清俞樾蔭甫著

論語二

皆不及門也 先進

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樾謹按門者大夫之私朝也尚書堯典篇闢四門詩緇衣篇正義引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又周官大司馬職帥以門名鄭注曰帥謂軍將以門名者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古者軍將皆命卿

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是古者卿大夫私朝在國門故其適子謂之門子而左傳有晉政多門之語足見鄭義之有據春秋之季世卿專政其出自庶姓者必先由家臣而後得進爲公臣晉臾駢衞大夫僎之類是也此云不及門者言不得登大夫之朝也是時以及門爲進身之始故夫子云然門且不得及欲進而升諸公更不可得矣下文言語政事諸賢多仕于季氏而夫子以爲不及門蓋其時猶未仕也鄭注以不及門爲不及仕進之門正得夫子之旨但所說未備故後儒別爲之說然經云不及門不云在門則終以古義爲安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魯其後也

樾謹按此周公非周公旦也擬人必以其倫以季氏而擬周公非其倫矣所謂周公乃春秋時之周公如周公黑肩周公閱是也蓋欲言季氏之富而但舉晉韓魏齊陳氏之屬與之比較則本爲同列卽富過之亦不足深罪故必曰富於周公以見季氏以侯國之卿而富過於王朝之宰也泰伯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孔注曰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然則孔注於此章不曰周公旦明是春秋時之周公正義乃曰魯其後也失經意且失注意矣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

樾謹按以聚斂爲急賦稅誣賢者矣爾雅釋詁曰斂聚也是聚斂二字同義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竊謂冉有爲季氏聚斂乃民聚而非財聚也蓋冉子爲季氏宰必爲之容民畜眾使季氏私邑民人親附日益富庶禮曰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若冉有者可謂畜聚之臣矣故孔子以爲可使治賦若惟是急賦稅而已曾是以爲治賦乎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蓋人民日眾田野日闢故計一歲所賦之粟倍於他日趙岐注以爲多斂賦粟非也冉有之罪正與辟草萊任土地者同科猶云吾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嚮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以富桀罪冉子可也以爲多斂賦粟則非也古之所謂民賊者尚不至此而況冉子乎

回也其庶乎屢空

集解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

樾謹按屢字說文所無古字止作婁說文女部婁空也從毋中女婁空之意也婁空二字即本此經蓋古語有如此而許君猶及知之也凡物空者無不明故以人言則曰離婁孟子離婁之明是也以屋言則曰麗廔說文囧部曰窗牖麗廔闓

明是也離與麗皆婁字之雙聲長言之曰離婁曰麗廔實卽婁空之義而已孔子以婁空稱顏子蓋謂顏子之心通達無滯亦若窗牖之麗廔闓明也終日不違無所不說竝其證也史記伯夷列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是史公已不達屢空之旨何氏前一說蓋以經師舊說故首列之其後一說則以舊義未安而自爲之說雖於屢字未得其解而意稍近之矣回之婁空與賜之億則屢中正相對婁空者通達無滯故聞一知十也億則屢中者推測而知故聞一知二也屢中之屢依古字亦止作婁而義則有異訓數訓每可施於下婁字不可施於上婁字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集解曰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

樾謹按子貢之賢何至不受教命何氏此解不可通也不受命而貨殖自是一事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高誘注曰三官農工賈也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壓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歟蓋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第

亦復爲之陶朱曰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矣

攝乎大國之間

包曰攝迫也

樾謹按攝猶箝也說文竹部箝箝也徐鍇繫傳曰今俗作鑷然則攝之通作箝猶箝之俗作鑷也周官司弓矢職鄭注曰並夾矢箝也是箝有夾義箝乎大國之間猶云夾乎大國之間包注未得

鏗爾舍瑟而作

孔曰鏗者投瑟之聲

樾謹按說文殳部殹擊也讀若鏗鏘又手部摡擣頭也讀若鏗鏘之鏗異乎鏗鏘之鏗鏗鏘以聲言鏗爾不以聲言此本與子路率爾而作相對鏗爾者作之貌非舍瑟之聲說文手部擊固也讀若詩赤舄擊擊鏗爾之鏗疑即赤舄擊擊之擊赤舄擊擊即由擊之訓固而引申之當是鎮定之貌足容重故以擊擊擬之鏗爾舍瑟而作言擊擊然舍瑟而作也安詳審愼與子路之率爾而作氣象不同矣因其字作鏗說者遂以爲舍瑟之聲一舍瑟耳何必取其聲而形容之乎說文引經每不舉全文若鏗爾是舍瑟聲則但云鏗爾舍瑟足矣惟其爲作之貌故必連而作二字引之也據玉篇手部引此經作摡爾是顧野王所見論語初不作鏗鏘字何必定以聲言乎

浴乎沂風乎舞雩

包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樾謹按世傳韓昌黎論語筆解皆不足采惟此經浴字謂是沿字之誤則似較舊說爲安風之言放也詩北山篇或出入風議鄭箋云風放也億四年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尙書粢誓正義引賈逵注曰風放也風與放一聲之轉風乎舞雩者放乎舞雩也沿乎沂放乎舞雩猶孟子曰遵海而南放乎琅邪矣

克己復禮爲仁 顏淵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正義曰此注克訓爲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

樾謹按孔注訓克爲能是也此當以己復禮三字連文己復禮者身復禮也謂身歸復於禮也能身復禮卽爲仁矣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下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必如孔注然後文義一貫孔子之意以己與人對不以己與禮對也正義不能申明孔注而漫引劉說以申馬注約身之義遂晦矣昭十二年左傳因楚靈王不能自克而引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則正訓克爲勝左氏晚出先儒致疑凡此之類皆不足據

君子敬而無失

正義曰君子但當敬愼而無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佚周官大宗伯鄭注以防其淫失釋文曰失本亦作佚莊子徐無鬼篇若卹若失釋文曰失司馬本作佚是失與佚通言君子敬而無敢佚樂也敬而無佚與恭而有禮對文無佚申言恭也若過失則敬與恭皆不可有不得專屬之敬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孔曰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樾謹按四句一氣相屬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正申明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之意蓋虎豹所以有文犬羊所以無文者以其毛也若以鞟而論則一而已矣文質之異異乎其在外者也至其中之所存如君臣之主敬父子之主恩不以文而有加不以質而有損也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孔解上二句未得其義故並下二句而失之

主忠信徙義

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

樾謹按主忠信謂所主者必忠信之人如孔子主司城貞子之比說已見學而篇矣至包氏以徙義爲徙意從之其說迂曲殆非也徙當爲從述而篇聞義不能徙阮氏校勘記曰高麗本作從是其證矣所主者必忠信所從者必義是謂崇德主忠信從義皆以交際言故下文辨惑亦舉愛惡明之孔子

所言皆待人接物之道後儒陳義雖高未見及此矣

慮以下人

馬曰其志慮常欲以下人

樾謹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卽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卽本之此

先事後得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樾謹按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先事猶先勞也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祿鄭注曰勞猶事也彼文勞與祿對故勞當訓爲事猶云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也此文事與得對則事當訓爲勞猶云先難而後獲也事與勞義本得通孔不知事之卽爲勞而云先勞於事則勞字轉爲增出矣

先之勞之 子路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

樾謹按先之勞之四字作一句讀猶陽貨篇曰使之聞之不得因有兩之字而分爲二事也詩緜篇爲之載之孟子滕文公篇與之食之句法皆與此同先之勞之謂先民而任其勞也天子親耕后親蠶之類皆其事矣孔謂先導以德然後

勞之似於文義未合下文子路請益而告以無倦益先任其勞則易倦故戒之也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大備但苟且有此富美耳

樾謹按論語苟字如苟有用我者苟正其身矣正義竝曰苟誠也此苟字義亦當同始有之時未必合也荆則曰誠合矣少有之時未必完也荆則曰誠完矣富有之時未必美也荆則曰誠美矣故曰善居室正義不得其旨誤以苟且釋之苟且富美義不可通因又加有此二字亦可見其說之未安矣

又按正義以合爲聚合非是合猶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下言合文異而義同蓋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始有之時或時置乏未能給足而荆之意已以爲足也邢氏但知合之訓聚而不知合有足義由未達叚借之旨耳

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

樾謹按殺與虐義同故尚書呂刑篇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尚同中篇作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宣十五年左傳鄢舒爲政而虐之潛夫論氏姓篇作鄢舒爲政而虐之竝其證也勝殘去殺者勝殘去虐也言善人爲邦百年則殘虐之事可以勝而去之也勝殘去殺實止一義分而爲二轉非經旨

吾黨有直躬者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釋文曰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樾謹按鄭說是也躬弓古通用耳若以直躬爲直身而行則

孔子亦當云吾黨之直躬者下文無躬字知躬是人名也因

其直而名之曰直躬猶因其狂而名之曰狂接輿殆楚語有

然歟至廣韵謂直姓出楚人直躬之後則又不然躬是其人

之名直非其人之姓也

不可以作巫醫

正義曰巫主接神治邪醫主療病

樾謹按楚詞天問篇曰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鯀

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

通稱此云不可以作巫醫醫亦巫也廣雅釋詁曰醫巫也是

其證也荀子王制篇曰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

卜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蓋古者卜筮之事亦巫

祝掌之禮記緇衣篇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古

之遺言與彼言卜筮此言巫醫其義一也下文引易恆卦之

辭又曰不占而已矣皆以卜筮言與醫不涉正義分巫醫而

二之非古義矣

求爲後於魯憲問

孔曰爲後立後也

樾謹按爲有也求爲後於魯者求有後於魯也孟子滕文公

篇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爲之訓有古訓

有然詳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辭

夫如是矣而不喪

樾謹按矣而猶矣爲也言矣爲不喪也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竝其證也

勿欺也而犯之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樾謹按能與而古通用孔氏所據本疑作能犯之故有能犯顏諫爭之說此章之旨蓋卽信而後諫之意未信則以爲謗己故惟勿欺者能犯之也孔子論諫曰吾從其諷本無取乎犯不得已而犯必以勿欺先之異乎悻悻小丈夫矣

子貢方人

孔曰比方人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方正也方人猶言正人周官司諫鄭注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子貢方人卽所謂以道正人行者蓋亦朋友相切直之義釋文曰鄭本作謗人謗者言人之過失也襄十四年左傳庶人謗正義曰謗謂言人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然則方人謗人其義不殊孔以比方釋之未得其旨

夫何爲是栖栖者與

正義曰栖栖猶皇皇也

樾謹按栖卽棲字詩六月篇六月棲棲毛傳曰棲棲簡閱貌

下云戎車既飭卽承六月棲棲而言是棲棲有整飭之意字亦通作萋有客篇有萋有且傳曰萋且敬愼貌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益棲萋竝從妻聲妻之言齊也故棲棲萋萋竝與濟濟同文王篇濟濟多士傳曰濟濟多威儀也微生畝見孔子脩飭威儀疑其以此求悅於人故曰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晏子春秋外篇載晏子之言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眾此卽微生畝之意孔子答之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固謂固陋也疾固陋故栖栖是可得栖栖之義矣班固答賓戲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則漢儒已不達栖栖之義邢氏承其說而曰栖栖猶皇皇也於是此章之義全失矣

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集解曰此磬磬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

樾謹按荷蕢者之意以爲人既莫己知則但當爲己不必更爲人故曰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何氏增出信字轉非其旨

果哉末之難矣

集解曰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未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令不果往高誘注果誠也果哉末之難矣猶曰誠哉無難矣蓋如荷蕢者之言隨世以行已視孔子所爲難易相去何啻天壤故孔子聞其言而歎之一若深

喜其易者而甘爲其難之意自在言外聖人辭意微婉初非與之反唇也何解失之

闕黨童子將命

馬曰闕黨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

樾謹按此童子自爲其黨之人將命非爲孔子將命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孔子答或人言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邢氏此疏深得此章之旨蓋孔子見此童子違謙越禮深以爲非然則闕黨之人使童子將命亦大非孔子之意也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是闕黨之地孔子嘗居之其時適有童子將命一事故或人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論語特記其言使人知長少之禮不可越也後人誤會馬注以爲孔子實使之於此章之義全失矣

君子固窮 備靈公

樾謹按禮記哀公問篇固民是盡鄭注曰固猶故也是固故聲近義通君子固窮猶君子故窮言惟爲君子故窮困也明君子不妄干求宜至窮困正與亦有窮乎問意相對文選劉越石扶風歌夫子故有窮即本諸此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包曰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樾謹按參字義不可通如包氏注則不詞甚矣參當作厽玉篇曰厽尚書以爲參字蓋西伯戡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厽顧野王所見本尚有作厽者疑其以厽爲參故云然實則作厽者是也說文厽部厽象坡土爲牆壁象形尚書參在上論語參於前竝當作厽厽之言累也乃罪多厽在上言紂之罪積累在上也立則見其厽於前也言見其積累於前也且厽本象形字立則見其厽於前正聖人立言之精今作參則古字亡而古義亦晦矣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樾謹按之字漢石經作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曰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是古本如此當從之

卷之義爲收儀禮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鄭注曰卷猶收也懷之義爲歸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美其有道則出仕無道則卷收而歸也今作卷而懷之之字何所指乎

志士仁人

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

樾謹按志士卽知士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楚詞天問篇師望在肆昌何志王注曰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是志與知義同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

湛注曰志謂心智蓋志可爲知故亦可爲智論語每以仁知竝言此云志士仁人猶云知士仁人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正義以爲志善之士非是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志字亦當讀爲智韓詩外傳載巫馬期之言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是則孔子本以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與此章同孟子所引不備耳趙岐但據孟子文爲注故曰志士守義者也勇士義勇者也恐非孔子之本意矣

樂則韶舞

注曰韶舜樂也

樾謹按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注引作五曰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獨斷曰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武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尚論古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於朝廷也

正義曰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

樾謹按不與立於朝廷而但曰不與立文義未足立當讀爲位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然則不與立卽不與位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上句窮位作位字下句不與位作立字猶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子而子悅之作仕字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作士字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樾謹按此章言謚法也周書謚法篇曰大行受大名細名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春秋時列國大夫多得美謚細行而受大名名不稱矣故孔子言此明當依周公謚法不得濫美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阿黨比周解衆好必察之意特立不羣解衆惡必察之意是王肅所據本衆好句在衆惡句前潛夫論潛歎篇引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蓋漢時舊本如此今傳寫誤倒耳風俗通義正失篇引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雖文字小異而亦善在惡前可據以訂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樾謹按後漢書班固傳論引此文作而不能守之視今本爲長知及之而不能守之謂無仁以守之也今作仁不能守夫既仁矣又何不能守之有此蓋後人據下文改易而不知其

非也且如下文不莊以涖之若 改易其文曰莊不能涖之豈可通乎當依范氏所引以正其 誤下文言仁能守之則此文不能守之由於不仁其故自見 正古文互見之妙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樾謹按說文苟部苟自急敬也 敬字從苟爲意故義亦與苟通敬其事者急其事也正與後 其食相對猶禮記儒行篇曰先勞而後祿矣

無乃爾是過與 季氏

樾謹按是當讀爲寔爾雅釋詁 寔是也桓六年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是與寔 古蓋通用無乃爾是過與猶曰無乃寔過與襄十四年左傳曰吾令實過國語晉語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竝與此經同義詩韓奕篇鄭箋曰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樾謹按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財寔乎均不均則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人寔乎安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下文云均無貧此承上句言又云和無寡安無傾此承下句言觀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爲能繫而不食 陽貨

集解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樾謹按草木之類孰是能食者何獨匏瓜爲不食之物而以
取喻耶食當訓爲用易井初六井泥不食李鼎祚集解引虞
注曰食用也又國策衞策食高麗也老子而貴食母高誘河
上公注竝曰食用也是食之訓用乃古義也國語魯語曰夫
苦匏不材於人然則匏瓜乃無用於人之物故孔子言吾非
匏瓜安能繫於一處而不爲世用乎文選登樓賦懼匏瓜之
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按李氏集解引荀爽曰三者得正故
曰井渫不得據陰喻不得用故曰不食是井卦爻辭言不食
者其義竝爲不用古說如此非獨虞翻說也王仲宣以匏瓜
與井渫不食兩事合用是固以周易之不食解論語之不食

矣

鄉原德之賊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
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
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樾謹按周注迂曲必非經旨如何晏說則與孟子一鄉皆稱
原人之說不合其義更非矣原當爲源說文人部源黠也鄉
愿者一鄉中源黠之人也孟子說鄉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
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則其
人之巧黠可知孔子恐其亂德蓋即巧言亂德之意朱注謂
原與愿同雖視舊說爲勝然愿自是美名孔子曰侗而不愿

吾不知之矣則愿固孔子所取也一鄉皆以爲愿人當問其果愿與否安得遽絕之爲德之賊且孟子所稱鄉原之行亦非謹愿者所能爲也然則讀原爲愿抑猶未得其字矣

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窒塞也正義曰謂好爲果敢窒塞人之善道

檇謹按窒當讀爲鞮說文至部鞮忿戾也從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鞮今尚書多方篇作憯憯與窒古同字周易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曰窒劉本作憯一切經音義卷九曰窒古文憯同然則論語之窒猶尚書之憯並爲鞮之段字果敢而鞮者言果敢而忿戾也馬訓爲窒塞正義因以窒塞人之善道足成其義胥失之矣

年四十而見惡焉

檇謹按此章之旨自來失之子罕篇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蓋泛論他人不能爲一概之詞故曰四十五十或四十五十亦屬辭之常也此文云年四十則爲據實之言非泛論矣竊謂此章乃夫子自嘆也說文言部誽相毀也古每段惡爲之漢書樊噲傳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注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張禹傳數毀惡之注曰惡謂言其過惡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李善注曰惡謂讒短也竝是段惡爲誽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斯言殆因此而發是時孔子之年固不可考麻聘紀年

謂晉齊七年則尼谿之沮或適值四十矣其終也已猶云吾已矣夫終與已其義同蓋孔子先是在魯不過爲委吏爲乘田未得一行其道及是景公欲用之是亦行道之兆也乃爲晏嬰所讒毀而止道之不行於此徵之矣故發此歎耳陽貨一篇終以孔子此言正見羣小專恣聖道不行非無意也其下微子篇所記皆仁人失所及巖野隱淪之士亦由此語發其端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微子）

正義曰我非天下之人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

樾謹按兩與字猶云吾非斯人之徒邪而誰邪其語意自有與斯人相親之意然讀兩與字爲相與之與則於文義未得矣釋文曰徒與誰與並如字又並音餘當以音餘爲長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樾謹按分當讀爲糞聲近而誤也禮記王制篇百畝之分鄭注曰分或爲糞孟子萬章篇作百畝之糞是其證也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爾雅釋詁曰夷上洒下不潸郭注曰不發聲釋魚曰龜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邢疏曰不發聲也古人多以不爲發聲之詞詩車攻篇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毛傳曰不驚驚也不盈盈也桑扈篇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多也不多多也此類不可勝數丈人蓋自言惟四體是勤五穀是糞而已焉知爾所謂夫子若

謂以不勤不分責子路則不情矣此二句乃韵語或丈人引古諺歟

虞仲

樾謹按虞仲不詳何人舊說以爲仲雍非也仲雍在伯夷叔齊前百餘年豈當反列其後且仲雍既君吳子孫世有吳國豈得曰之爲民竊疑虞仲乃春秋時虞公之弟桓十年左傳虞叔有玉杜注以爲虞公之弟虞仲亦其類耳當時國君之弟每以伯仲繫國稱之若桓十七年蔡季莊二年紀季皆是也虞仲次伯夷叔齊之後殆亦讓國之賢公子乎書傳無徵宜從蓋闕顧氏炎武欲改虞仲爲吳仲恐反失之矣

君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樾謹按陸氏釋文本施字作弛然弛施古字通用非有異義也孔訓施爲易卽用爾雅釋詁弛易也之訓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戒使不易其親也有國家者往往任用外戚疏遠宗支豈非所謂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者乎不施易自不弛廢不易之意深不廢之意轉淺矣其字或可從釋文作弛其義仍當從孔注作易古說未可非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子張

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正義曰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樾謹按肆者市中陳物之處故周官有肆長以肆爲官府造作之處於古未聞正義說非也周易說卦傳巽爲工李鼎祚

集解引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工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以譬君子學於古訓則言之是非事之得失無不知之故能成其道也邢氏誤解肆字不特臆說無徵且於喻意不見矣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

樾謹按經文兩孰字明分二事包注併爲一談非也先傳對後傳者而言性與天道未至其時不得聞而灑掃應對之事童而習之是先傳者也後倦對先倦者而言旣冠成人而後弟子之職不復躬親矣而鄉道而行忘身之老倦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是後倦者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猶曰有小道焉有大道焉故繼之曰譬之草木區以別矣包氏所解未得經旨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樾謹按孔子論仁多以其易者言之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仁之不在乎難明矣子貢問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其難也孔子告之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何其易也孔子嘗謂師也過惟過故爲難能惟難能故未仁子游此論極合孔子論仁之旨非先以容儀難及美之而後以未仁

議之也

其生也榮

孔曰故能生則榮顯

樾謹按國語晉語曰非以翟爲榮韋注曰榮樂也是古謂樂爲榮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言其生也民皆樂之其死也民皆哀之也榮與哀相對非榮顯之謂荀子解蔽篇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語意與此相近

天之厤數在爾躬堯曰

集解曰厤數謂列次也

樾謹按說文無從日厤聲之字蓋卽歷之異文禮記月令篇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鄭注曰歷猶次也與此文天之厤數其義正同彼所歷者卿大夫至于庶民之數此所歷者帝王之數大小不同其爲歷次一也

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

樾謹按古本論語疑無履字尙書湯誥篇正義曰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又詩閟宮篇正義曰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宼總祭五帝是鄭康成以此節連上文舜亦以命禹讀之謂是舜禹之事若使有履字則明著湯名鄭豈容有誤乎國語周語王子晉說伯禹事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韋昭注曰祚祿也論語曰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是也然則畢所見本尚無履字不然正文方說禹事何取以湯事爲證也近世學者多疑論語孔注是魏晉間人僞作卽此一字誠有可疑蓋因墨子引湯誓與此文相似而悟鄭說之非乃於經文依墨子增入履字以實其說其後爲古文尚書遂竊此文入湯誥篇矣作僞者轉相師承遂得縣之日月而不刊亦非易事也

尊五美

正義曰當尊崇五者美事得以尊崇爲言尊當讀爲遵方言遵行也遵五美言當遵行五美非尊崇之謂後漢書祭遵傳遵美屏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皆用論語文而字正作遵

知漢人舊讀固然矣

出納之吝

樾謹按此自言出之吝耳納則何吝之有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並及納古人之辭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並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

謂之有司

孔曰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樾謹按周官泉府職與其有司辦而授之鄭注曰有司其所屬吏也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鄭注曰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史及假吏皆

是也然則古所謂有司者至爲卑微故以從政之君子而得有司之名卽與謂之虐謂之暴謂之賊一律矣孔注以有司對人君言非是子張止問從政孔子不當以人君之道答之也有司對有位之君子而言故曾子告孟敬子亦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長沙王寯善化劉鐸校

羣經平議三十二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孟子一

時日害喪　梁惠王

趙岐章句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樾謹按趙說與孟子引書之意不合尚書湯誓篇枚傳謂衆下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俱亡此說是也詩柏舟篇毛傳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東方之日篇傳曰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是詩人之辭每以日喻君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兩句乃韻語疑是夏民歌謠之辭故與詩

義相近也廣雅釋詁曰君也韓非子內儲說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哀六年左傳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竝古人以日喻君之證文七年傳賈季稱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亦以古卿大夫有士者皆有君道故以日爲喻也必謂桀嘗自比於日因以目之抑又未達古義矣

五畝之宅

章句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

樾謹按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趙氏所本也然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矣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義殊可疑趙氏此注或有奪誤詳繹孟子本文五畝之宅本連樹之以桑爲義若果有在野在邑之分則蠶時民方畢出在野但於在野之二畝半宅樹桑已足供蠶事矣必幷在邑之二畝半宅樹之自野至邑往返采取雖丈夫猶病其勞豈婦女所能勝乎疑孟子之意但爲一夫之宅合有五畝此五畝之宅自在一處各近其所受之田冬夏可居必如班志之說謂冬入夏出而於其中之百畝各私二畝半以爲宅則安得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乎是班志與孟子本是

不合孔穎達於毛詩甫田篇正義已詳辨之學者必據以說孟子五畝之宅不可通也

申之以孝悌之義

章句曰申重孝悌之義漢書文帝紀勑兵申教令元帝紀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師古注竝以申爲約束說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從曰自持也是申之訓束乃其本義申之以孝悌之義謂以孝弟之義約束之也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曰申重猶再三也趙氏以說此經申字雖亦可通然不如訓爲約束更合古義矣

寡人願安承教

章句曰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檢謹按安乃語詞猶焉字也漢書史丹傳安所受此語師古注曰安焉也文選東京賦獨徵行其焉如薛注曰焉言安也是安焉二字古通用論語子罕篇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篇引此焉作安季氏篇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此焉作安竝其證也願安承教猶云願焉承教趙氏訓爲安意是誤以語詞爲實字矣

願比死者一洒之

孫奭正義曰今願爲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

檢謹按上云寡人恥之恥以生者言則洗除亦當以生者言不得云爲死者洗除也此比字當訓爲近比死猶近死也管

子勢篇動靜者比於死尹知章注曰比近也與此文比死同義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韋昭注曰三君皆云濱近也比與濱一聲之轉義亦相通據竹書紀年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孟子至梁實在惠王後元之十五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說本顧氏炎武日知錄及江氏永羣經補義然則惠王是時在位已五十一年其年之老可知比死者蓋其自稱之辭猶云垂死之人願比死者一洗之若曰願及其未死之時一洗除其恥耳

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正義曰我不忍其牛之恐懼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

者也

檮謹按此當於若字絕句若猶然也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言不忍其觳觫然也詩猗嗟篇抑若揚兮正義曰抑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以抑然釋抑若可證觳觫若之即觳觫然矣正義以若字屬下讀未得其義無罪而就死地即以羊言非以人爲比也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章句曰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檮謹按合猶足也上文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故王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合與給通趙氏正以足字釋合字各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此不得其

義而妄增阮氏校勘記已訂正矣

明足以察秋豪之末

樾謹按尚書堯典鳥獸毛毨枚傳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周

官司裘疏引鄭注同是鳥獸之毛皆生於秋故夏言希革秋

言毛毨明夏時毛羽脫落至秋更生也新生之毛其細可知

故古人言細必稱秋豪趙氏未說秋豪之義集注謂毛至秋

而末銳小未詳其意

以御于家邦

章句曰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

樾謹按御通作訝訝之言逆也周官小宰職以逆邦國都鄙

官府之治鄭注曰逆迎受之又司會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

之治注曰逆受而鉤考之此經御字毛傳訓迎而鄭箋訓治

治卽受而鉤考之之謂周官鄉師職以逆其役事注曰逆猶

鉤考也御之徑訓爲治猶逆之徑訓爲鉤考也趙氏此注又

訓爲享則卽迎受之之謂僖二十三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

享其生祿杜注曰享受也又哀十五年傳其使終饗之注曰

饗受也享饗古通用是享有受義儀禮聘禮衆皆逆命不辭

鄭注曰逆猶受也御之徑訓爲享猶逆之徑訓爲受也毛公

訓御爲迎自足包此二義鄭趙皆就毛義引申之耳尚書顧

命篇御王冊命正義引鄭注曰御猶嚮也益亦卽迎受之義

而引申之相迎故相嚮也御之爲享正猶御之爲嚮古訓引

申往往如此後人不知古訓之例而於此等處莫措一辭矣

又按上文刑於寡妻趙氏曰刑正也詩釋文引韓詩亦曰刑正也是趙所用者韓詩之義御之爲享其亦韓義乎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章句曰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耶

檢謹按抑之爲辭皆承上意而進之國語周語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竝其例也此文前無所承則與他處用抑字者不同抑當讀爲意古抑意二字通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戰國策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荀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竝是借意爲抑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此則借抑爲意

抑者猶意者也文選長楊賦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魯靈光殿賦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李善注竝引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注曰意疑也益意之言疑故爲擬度之辭禮記禮運篇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意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猶曰意者王以此爲快與戰國策魏策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此云意王猶彼云意公矣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檢謹按兩欲字異義上欲字猶好也孟子書每以欲惡對言

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所惡卽所好所惡也中論天壽篇引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正作所好是好與欲義同此文欲疾二字平列欲其君者謂好其君者也疾其君者謂惡其君者也天下之好惡其君者莫不來告故曰皆欲赴愬於王是罔民也

章句曰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檮謹按趙氏以罔爲羅罔之罔非經意也爾雅釋言罔無也此罔字當訓爲無上文言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然則無恆產而不陷於罪得免於刑者惟士而已民則皆不免矣故曰是無民也正與惟士爲能相應民爲邦本無民則不可以爲國故下文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蓋言無民之不可爲國也

樂酒無厭謂之亡

章句曰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

檮謹按如注義則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亦豈不足以亡國何不幷謂之亡而謂之荒乎趙說亡字非其義矣亡當讀爲荒荒芒荀子富國篇芒軔優楛楊倞注曰芒昧也或讀爲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曰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然則荒芒猶流連也流連雙聲荒芒疊韻皆古之恆言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與流一也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芒芒與荒亦一也爾雅釋天大

歲在已曰大荒落史記麻書作大芒落是荒芒同義之證流連荒芒亦猶上文遊豫之比趙氏曰豫亦遊也斯爲通論必逐字爲之說則轉失之泥矣

關市譏而不征

章句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本疑無市字故注文言關不言市也禮記王制篇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此經大畧相同但此經無市廛而不稅一句文不備耳不當并關市爲一也荀子王制篇關市幾而不征國語齊語使關市幾而不征管子小匡篇同是他書固有有市字者後人據以增入孟子耳公孫丑篇關譏而不征注曰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以後證前益知此經市字之爲衍文矣或疑彼經文止言關故趙氏引此經亦去市字此不然也彼經上有市廛而不征一節若此經有市字則趙氏亦可引以爲證乃彼注但曰古者無征而不據文王治岐爲說然則此經之無市字明矣文十一年左傳正義引彼經亦作關市譏而不征夫彼分關市爲二節一則曰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一則曰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其不容并而爲一更屬顯然乃孔穎達引彼經亦誤增入市字蓋關市連文他書屢見遂牽連而書之此經市字之衍亦猶是矣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樾謹按爾雅釋詁止待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是待與止同義宣王問何以待之猶言何以止之故孟子告之曰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正義曰孟子答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

樾謹按政與正古通用此政字當讀爲正爾雅釋詁正長也爲正於天下者爲長於天下也言湯由七十里而爲天下長也呂氏春秋君守篇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高誘注曰正主也此言爲政於天下彼言爲天下正文異而義同正義謂爲王政於天下失之矣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公孫丑章句曰行政於國其久如彼樾謹按注義非也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蓋古謂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左傳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官長也故樂官之長曰酒正其義並同國之正卿當謂之國正因正政古通用故亦謂之國政耳行乎國政者管仲在齊其位在高國之下而其號令能行乎高國定十年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何休解詁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管仲之行乎高國與孔子之行乎季孫皆所謂行乎國政也得君與行乎國政正相對得君見桓公

不疑行乎國政見高國不忌以爲行政於國失之矣

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章句曰加猶居也

樾謹按趙訓加爲居非也加當讀爲假夫子假齊之卿相得行道焉言假藉其位以行道也詩假樂篇假樂君子禮記中庸篇引作嘉樂君子嘉字從加得聲嘉得通假則加亦得通假矣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章句曰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

樾謹按公孫丑之意謂夫子假藉齊卿相之位以行其道卽與由此而霸由此而王不異正極見其事之難也故曰如此則動心否乎趙氏說此不明近解謂亦不足怪則轉不見其任大而責重矣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章句曰孟姓舍名施發音也

樾謹按孟施字也舍名也連言之曰孟施舍猶左傳稱孟明視矣周官小司徒職曰凡征役之施舍鄉師職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然則名舍而字孟施名字正相應趙注以施爲發聲義既未安近人或以孟施爲姓或以施舍爲名皆失之矣

今夫蹶者趨者

章句曰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

倒顛倒之閒無不動心而恐矣

樾謹按趙氏之意謂蹶由於趨今夫蹶者趨者猶云大凡顛蹶之人皆是趨走之人蓋人之疾趨而行氣使之也而至於顛蹶則無不動心而恐矣故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若以蹶者趨者平列則其義轉不見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

章句曰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

樾謹按趙氏章句自此文至不當急欲求其福福字凡十見翟氏灝孟子考異曰古文福但作畐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今按說文畐部畐滿也竝非福古文福字不當作福字讀之疑趙本直是福字耳後人不達福字之義見趙注首云言人行仁義之事遂改經文爲必有事初非因形似而誤也夫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止趙岐一家而又非若他經之尚有漢后經殘碑可以取證一二則經中文字舍趙氏將何從趙氏作福乃必舍而從作事之本非治經者所敢出矣雖然其字是也其義未必然也請據趙本之字以求孟子之旨福當讀爲副廣雅釋詁貳福盈也是副貳字古或作福也王氏念孫疏證引顏氏匡謬正俗之說謂當作福然副貳之義本從副之爲判而引申之說文無福字疑卽幅之俗字變從巾而從衣猶帗之或爲袚常之或爲裳耳漢尹宙碑位不福德魏大饗碑以福海

內欣戴之望竝是假幅爲副初非副貳之本字未可據顏氏之誤說以改廣雅之原文也此經云必有福焉而勿正猶云必有副焉而勿正周官太宰職曰建其正立其貳副卽貳也故與正相對何謂副上文所謂配義與道是也孟子之養氣其本在乎持志惟能持志以帥氣然後能自反而知其縮與不縮縮卽直直卽義故趙氏曰縮義也義則往不義則不往此孟子之養氣所以同符曾子而異乎孟施舍之守氣也是故氣必配道與義然後可謂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必有副焉之說也若無所配卽無所副無所副則氣爲正矣於是不問其縮與不縮而徒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孟施舍所爲能無懼者也不知持志而但知守氣是暴之也非養之也終歸於餒而已矣後之學者日誦孟子之書而不得其旨慕養氣之虛名而不知有持志之實學於是君臣朋友之間皆欲以氣勝之彼自謂吾養養吾浩然之氣也而不知其爲孟施舍之守氣也豈無忠孝廉節之事足以驚世駭俗要而論之終是以氣爲主義特襲而取之耳非集義而生之謂也集之言合也合之言配也集義卽配道與義卽必有副焉而勿正因訂一字之譌而通全章之義學者愼毋束古注於高閣也下文云心勿忘勿助長焉正示人以養之之法忘之云者不耘苗者也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近之矣其流弊極於莊列之槁木死灰佛氏之無心意觸發而止助之云者揠苗者也如勦舍之徒固不足道乃有

如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孟子所謂悻悻小丈夫者則三代以下雖學士大夫多中斯病而人倫之變從此多矣故孟子以宋人一喻極言助長之不可而終之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然則宜何如而可以無害曰以直養則無害以直養者以義養也直卽義也趙氏曰養之以義是也養之以義故能集義而生是卽配道與義之說亦卽必有副焉之說必如是而後無害必如是而後謂之善養學者知此則知養氣必先持志可使志動氣不可使氣動志而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不可亦無不可見矣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章句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

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樾謹按智與汙對文萬章篇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足見汙者不智智者不汙矣此文當於智字汙字畧逗之言三子者果明智耶則足以知聖人或汙下耶亦不至阿其所好經文本極分明趙氏不得其旨宋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則幷失其讀矣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章句曰天吏者天使之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阮氏校勘記出天使之也四字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是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經文疑本作無敵於天下者天使也故釋之曰天使者天使之也若經文是吏字何必定以使字說之乎沈同問燕可伐章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趙氏曰天吏天所使疑經文亦本作天使故釋之曰天使天所使彼不直云天使而曰天所使則此不直曰天使而曰天使之正趙氏之本文廖孔諸本無之字者非也天使之稱蓋古人恆言宣三年左傳夔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成五年傳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此兩傳並有天使之文足徵古有此稱故孟子從俗而言也若謂左傳天使字不連讀乃天使人與已蘭天使人謂已則既云天矣何以又云余爲伯儵是知天使二字必當連讀孟子兩言天使即可以左傳之天使說之古使吏二字亦或通用襄三十年左傳使走問諸朝釋文曰使本作吏是其證也古本孟子蓋亦有作吏者乃使之假字後人不曉天使之語改從作吏之本而又改趙注以從既改之經於是孟子原文不可復見幷天使之古語亦因以失傳矣

巫匠亦然

章句曰巫欲祝活人

樾謹按巫卽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巫之與醫對文則別散文則

通孟子所謂巫止是醫耳疾病自以醫爲主豈有舍醫而專言巫者趙注未得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

章句曰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樾謹按趙氏之意似以人字卽指子路與禹言殊非經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兩句其爲一義蓋天下之理容有兩可者己與人各執一理而各成一善所謂善與人同也人情每是己而非人雖明知他人之善必不肯舍而從之執一而不能通斯狹矣惟舜不然善與人同則舍己之善而從人之善此大舜所以爲大也

寡人如就見者也

樾謹按者也猶云者邪古也邪二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也邪無別是也齊王此言蓋設爲商度之辭若曰寡人如就見者邪則有寒疾不可以風故欲孟子來朝而見之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章句曰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正義曰以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

樾謹按孟子旣不欲朝王則竟歸其家可矣何必之景丑氏宿乎蓋宿於景丑氏者將朝王而宿於景丑氏者便於造朝也古者卿大夫皆受宅於司里與公宮相近國語

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又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注曰公欲毀之以益宮則其近於公宮可知矣孟文子之言曰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韋注曰言朝夕者不宜遠也郈敬子之言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韋注曰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以是二傳考之古卿大夫皆受宅於司里如後世賜第之比其宅必近公宮莊三十二年左傳公築臺臨黨氏杜注曰黨氏魯大夫此黨氏之家亦必與公宮近故公築臺得臨之哀十一年傳季氏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杜注曰黨氏溝朝中地名即此黨氏矣孟子之宿於景丑氏蓋以景丑氏家距朝不遠故孟子宿此以爲明日造朝之地或孟子每朝王恆主其家未可知也儀禮鄉飲酒禮篇賈疏曰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是賈公彥正以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王但其必宿於景丑氏之故則自來未見及耳又按孟仲子之意欲使孟子即以是日造朝而孟子必宿於景丑氏待明日乃朝者蓋其不得已而朝也所以踐仲子之言而不以是日造朝則仍所以明不可召之義且仲子固言之矣曰吾不識能至否乎則是日不造朝於仲子仍無失言之咎也

養弟子以萬鍾

章句曰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

樾謹按如趙注則養弟子三字自爲句以萬鍾三字不成句矣此當以六字爲句蓋齊王之意以爲孟子卽不欲仕吾將用其弟子中賢者養之以萬鍾之祿使孟子得以安居齊國而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也孟子仕齊其祿十萬蓋以孟子大賢故優隆之至其弟子則萬鍾足矣若猶是孟子一人而今昔縣殊如此豈齊王所能出之曰哉然萬鍾之祿已自不少陳戴以齊之公族且爲世臣而祿亦止萬鍾疑萬鍾是齊國卿祿之常額養之以萬鍾卽是使之爲卿故孟子曰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也自後人誤解養弟子以萬鍾句乃幷下文孟子之語不可曉矣

必求龍斷而登之

章句曰龍斷謂堺斷而高者也

樾謹按趙說龍斷不了疑非經旨也說文冈部罶下引孟子登壟斷而冈市利是龍字本作壟孫奭音義曰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是陸善經正讀龍爲壟也惟於斷字尙未得解斷當讀爲敦敦與斷一聲之轉古得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斷髮文身釋文云斷司馬本作敦是其證也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爲敦丘郭注曰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然則壟與敦皆土之高者說文土部壟丘壟也敦卽今墩字讀龍斷爲壟敦自得其義無煩申說矣

弟子齊衒而後敢言

章句曰齊敬衒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

檇謹按如注義則當云宿齊不當云齊宿趙注非也古宿與肅通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宿尸禮記祭統篇宮宰宿夫人鄭注竝云宿讀爲肅然則齊宿猶齊肅也賈子保傅篇有司齊肅以承之竝以齊肅連文又或作齊遬禮記玉藻篇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是也齊宿而後敢言正自言極其敬謹爾又按此人自稱弟子而孟子與之語自稱長者與語樂正子同然則留行之客雖不知何人要必孟子弟子之留仕於齊者若盆成括之流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正義曰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檇謹按孟子正義朱子謂邵武士人所作託之孫奭者其書至鄙俚不足取而此數語獨爲明了孟子之意賴此而顯蓋客既爲王留行則必欲孟子在晝少留而後自至齊國力言於王使王復用孟子其所坐而言者雖不詳何語大旨如此而已矣若然是孟子有人乎齊王之側也是爲孟子求容也故孟子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蓋孟子在齊居師賓之位師道也非臣道也柰何不爲子思而爲泄柳申詳乎況其人自稱弟子顯是游孟子之門者而爲孟子說王尤不可矣宏其絕之之深也趙氏解此章之義既未分明而後人又曲

爲泄柳申詳囘護於是其義益晦矣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章句曰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檮謹按趙說是也彼一時言其時之同也猶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言其人之同也下文云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卽承此而言惟其時可故孟子之時卽太公望散宜生之時又推而上之卽禹皐陶之時彼時此時亦一時也非有異也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則孟子雖不得志於齊而固未嘗不豫也後人誤解彼一時此一時句遂謂孟子眞若有不豫色者殊失孟子之意乃東方朔答客難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則漢人已誤解此

二語矣

不欲變故不受也

章句曰不欲卽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衘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

檮謹按趙氏以變爲變詭是也以不欲變爲不欲卽去非也孟子所以不受祿者正以既受之而旋辭之近於變詭故不受耳若如趙注以爲不欲卽去則與下句不屬矣

弔者大悅滕文公

檮謹按爾雅釋詁悅服也弔者大悅言弔者大服也孟子書悅字當訓服者甚多取之而燕民悅猶云燕民服也士則茲不悅猶云茲不服也悅與喜微有區別如屋廬子喜屋廬子悅

兩字不可互易喜者因有閒可問而喜也悅者因既得其義而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樾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顧氏此論殊爲有見然以爲是丈尺之不同則恐未然蔡邕獨斷曰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是三代之尺相去無幾而謂夏后氏之五十畝周人遂以爲百畝乎然則五十七十百畝之所以異何也曰此萊田多寡之不同也古者必有休而不耕之田以養地力謂之萊田周官遂人注曰萊謂休不耕者是也夏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五十畝爲萊田則民所耕者止五十畝故曰夏后氏五十殷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三十畝爲萊田民所耕者七十畝故曰殷人七十周制民受田百畝而萊田在其外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晦此鄉遂之制也大司徒職曰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

晦此都鄙之制也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卽以百畝爲萊田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卽以二百晦爲萊田惟不易之田無萊田與郊遂異而要之一夫歲耕百畝則無異也故曰周人百畝明乎此則知三代之田初無改易而特以萊田之多寡爲五十七十百畝之異制則顧氏所疑可以釋然矣

其實皆什一也

章句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檃謹按三代取民之制曰貢曰助曰徹其名不同而其實皆什一趙氏此注最爲明了後人誤謂貢法什一助法九一則與孟子之文不合矣不知殷人助法非如下文所謂八家同井而中爲公田也蓋一井九百畝分授九家各以三十畝爲萊田休而不耕其所耕者七十畝七十畝之中各私其六十三畝而以七畝爲公田故助法亦什一也周人變而爲徹以九百畝分授九家一夫歲耕百畝上取十畝爲稅俟收穫之時命有司巡行田野就百畝之中任指十畝徹而取之故謂之徹此徹字卽以雍徹之徹祭畢而徹去之耕畢而徹取之其義一也蓋什一而稅百王所同夏之貢法至爲簡易然年有豐凶而額無增減則凶年獨在民而豐年常在君矣殷監於夏而變通之公者自公私者自私則年之上下君民所同無病於民然其弊也民必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或不治故周

又監於殷而變通之百畝之中亦以十畝爲公田而不豫定其孰爲公孰爲私至臨時徹而取之則民自無從歧視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斯之謂乎三代遺制幸有孟子此數言存其大略又幸有趙氏此注足以發明乃後人不就注文體會於是助徹之制俱失矣或曰然則下文所謂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者何歟曰此孟子爲滕文公所定之助法非殷人之助法也夫二猶不足魯哀公已云爾矣況至戰國乎孟子因時制宜使國中用什一之法而野用九一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則九一非什一也故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所謂九一而助者以九一行助法也助本什一茲則九一猶是助也而非什一也是爲九一而助下文所言是也後人不達孟子語意謂殷人助法本如是失之甚矣

又按經文明言請野九一而助而趙注謂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經文明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趙注謂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顯與經文相背趙氏之謬不待言矣至鄭康成借孟子以說周人徹法考工記匠人注引孟子此文而說之曰稅有重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詩甫田篇孔氏正義又引鄭注而申明之曰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此說雖巧然經文九一什一對舉九一是九之一則什一自是什之一安得謂是什一而

稅一乎孔氏雖曲爲之說終不可通且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古人制稅或以十夫計或以二十夫計未有以十一夫計者奇零不齊可知其非古法矣恐疑誤學者附辨之於此

惟助爲有公田

樾謹按孟子言惟助爲有公田而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傳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是夏制已有公田之名與孟子不合何也蓋嘗思之方夏之時禹平水土盡力溝洫而後成其爲田天下之田皆公田也民爲之耕而貢其十之一焉自上言之則此一者民所貢也自下言之則其九者皆君之餘也至殷人爲助法則七十畝之中止以七畝爲公田而其餘六十三畝皆私田矣至周人爲徹法則無公田矣然而曰雨我公田者徹法本從助法而變通之雖臨時徹取不先定其孰爲公私而百畝之中要有十畝是公田故公田之名在周初不廢也傳夏小正者誤以毀周之公田說夏之公田則誤矣夏制有公無私殷制有公有私周制寓公於私然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則自上言之固以爲皆民之私田矣相沿既久遂不復知有公田之名使無大田之詩雖孟子亦何以徵之哉逮及嬴秦決裂阡陌井田遺制蕩然無存而蚩蚩之民各私其田矣王莽更名天下田爲王田不得買賣而適以致亂豈非古今之異勢乎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樾謹按慢之言漫漫也釋名釋言語曰慢漫也漫漫心無所
限忌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李善注曰漫漫無厓際
之貌是慢其經界者言經界不正漫漫然無厓際也莊子齊
物論篇曰因之以曼衍釋文引司馬注曰曼衍無極也漢書
楊雄傳曰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師古注曰曼漶無分別貌
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李善引司馬彪注曰壇
曼平博也竝與此慢字義近字亦作縵漢書食貨志注曰縵
田田不爲畛者也義亦同此矣

同養公田

樾謹按養猶事也同養公田言同事公田也養之爲事蓋古
有此義萬章篇舜往於田章曰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不託諸侯章曰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
之中語凡兩見而一作事舜一作養舜是養與事同孝經曰
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養父母猶事父母也上文非野
人莫養君子養亦事也

益烈山澤而焚之

章句曰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

樾謹按經曰烈山澤烈注乃以爲山澤草木熾盛
者失經旨矣烈當作列禮記玉藻篇曰山澤列而不賦鄭注
列之言遮列也列山澤而焚之蓋亦謂遮列山澤而焚之列
烈古通用故烈山氏亦稱列山氏是其證也說文辵部迾遮

也是字本作迻列烈均假字又通作厲周官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曰厲遮列守之益之列山澤也亦猶是矣

君哉舜也

章句曰舜得人君之道哉

檜謹按君猶美也詩羔裘篇洵直且侯毛傳曰侯君也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毛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通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竝其證矣君哉舜也猶曰美哉舜也說文羊部美從大與善同意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也然則美亦猶大也孔子稱堯曰大哉稱舜曰君哉其意相近趙注未達其旨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章句曰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皜皜甚白也

檜謹按江漢濯之誠哉潔白矣秋陽暴之則何潔白之有且贊聖人之德而但稱其潔白亦小之乎視聖人矣趙注非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猶說卦傳云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此兩句正以相反而見相劑之妙惟濯之以江漢故秋陽暴之而不燥惟暴之以秋陽故江漢濯之而不濡孔子之聖所以化清和任之迹而集大成也曾子之稱孔子猶孟子之稱孔子也其下曰皜皜乎不可尚已說文無皜字古字止作皓

亦與浩通公孫丑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文選答賓戲篇作養皓然之氣是皓皓卽浩浩也尙書堯典篇浩浩滔天枚氏傳曰浩浩盛大楚辭懷沙篇浩浩沅湘王逸注曰浩浩廣大貌浩浩乎不可尙已蓋言聖人之大也因字假作皓又變作鎬後人以爲形容其潔白遂幷上兩句之義而失之矣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

章句曰言儒者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正義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安赤子者

檮謹按趙氏以曰字釋經文道字道猶言也此文十一字共爲一句猶云儒者之言古之人若保赤子也正義斷儒者之道四字爲句失之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章句曰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檮謹按此八字爲一句乃申明弗爲之意蓋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如枉道而從彼何故弗爲也枉道而從彼卽以詭遇言未及正意趙說失之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檮謹按此皆周霄問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繁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蓋周霄意中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自來以此數言爲孟

子所稱引失之矣

與鑽穴隙之類也

檮謹按此句文義似未足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與音歟絕句然於義亦未安與當訓爲如廣雅釋言曰與如也漢書高帝紀孰與仲多韓信傳孰與項王師古注竝曰與如也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不由其道而往者如鑽穴隙之類也與訓爲如則文義自明矣

毀瓦畫墁

章句曰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檮謹按毀瓦畫墁對文成義如趙說則兩句不一例矣畫當讀爲劃說文刀部雒刀曰劃傷也又曰劈剝也劃劃從刀從古文畫則卽劃字也疑畫劃古同字故孟子書止作畫耳墁乃鞔之誤或亦古字通用也說文車部鞔衣車蓋也畫鞔者劃傷其車上之鞔也毀瓦以治屋言乃梓匠之事畫鞔以治車言乃輪輿之事車之有鞔猶屋之有瓦也故以竝言矣

葛伯仇餉

章句曰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檮謹按經文言葛伯仇餉不言仇葛伯害餉趙說非也尚書仲虺之誥篇枚傳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夫葛伯於餉者何仇特利其酒

食黍稻耳枚說亦非也今卽孟子文考之此言仇餉下文言爲匹夫匹婦復讎也仇讎異字明非同義此仇字當讀爲賓載手仇之仇詩賓之初筵篇賓載手仇鄭箋曰仇讀曰斟斟酌然則仇與斟通有挹取之義葛伯仇餉謂挹取其餉也以仇怨釋之非其義矣

有攸不惟臣

章句曰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

樾謹按經言不惟而注言無不惟失經旨矣玉篇心部曰惟爲也尚書皋陶謨篇其惟帝臣枚傳曰其爲帝臣是惟之訓爲經有明文不惟臣與其惟帝臣義可互明有攸不惟臣者攸語詞言有不爲臣也有不爲臣故武王東征也朱子集注本竟作不爲臣與古本不合然其義是也義從今作爲字從古作惟斯兩得矣

侵于之疆

樾謹按之與其同侵于之疆者侵于其疆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或曰后來艮曰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高誘訓之爲其是其證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章句曰陽貨大夫也孔子士也

樾謹按陽貨乃季氏家臣而謂之大夫毛氏奇齡四書賸言

曰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有下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說得之襄九年左傳曰鄭六卿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夫不直曰大夫而曰其大夫則知所謂大夫者乃六卿之私屬故與門子竝言門子者其適子大夫者其屬大夫也此卿之私屬得有大夫見於左傳之明證又文十二年傳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杜注曰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陽貨在魯亦其比矣孔子是時殆猶爲委吏乘田乎考之周官地官有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卽趙注所謂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又有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卽趙注所謂乘田閑囿之吏也魯季氏爲司徒委人囿人正其所屬是孔子爲季氏所屬之大夫故陽貨得以大夫之禮自居而孔子亦以大夫之禮事之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引禮記玉藻篇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謂陽虎瞰孔子之亡而饋蒸豚是用敵者之禮周氏柄中辨正曰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瞰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然則全氏讀禮殊涉麤疏益知毛氏所言塙不可易矣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章句曰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

樾謹按時人見彈貶者無非亂臣賊子而已豈足輕重譬如士師執罪人而殺之其人亦必怨士師而爲士師者豈宜以其人爲罪我者乎趙說非也知我罪我皆以後世讀春秋者而言春秋有天子之事孔子固明以天子之權予魯故公羊家有王魯之說而爲左氏之學者深非之然則如何休者知孔子者也如杜預者罪孔子者也彼謂春秋必不斥周王魯而孔子之春秋實是斥周王魯彼謂春秋必不褒貶天子黜陟諸侯而孔子之春秋實是褒貶天子黜陟諸侯然則孔子有罪矣雖名爲治春秋而實則罪孔子也乃孔子之意固甚望後世有知我者亦未始不望後世有罪我者何也孟子之論伊尹也有其志則可無其志則篡古聖人之事若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居攝孔子之作春秋皆當以是觀之是故知我罪我聽之後人孔子之意微矣

周公兼夷狄

章句曰周公兼懷夷狄之人

樾謹按上文言周公誅紂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無兼懷夷狄之事下文又引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然則趙氏以兼夷狄爲兼懷夷狄之人殆失之矣兼之言絕也考工記輪人曰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燅曰火燅牙外不燅又水部瀸薄水也一曰中絕小水是從兼之字竝有絕義周書武稱篇爵位不謙不謙即不絕也說詳周書周公兼夷狄蓋謂屏絕之故與驅猛獸

竝言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三十三

德清俞樾蔭甫著

孟子二

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離婁

樾謹按此當以夫字斷句仁不可爲衆也夫蓋孔子讀詩而歎之也下乃釋其義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傳曰愷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二十四年傳曰愷弟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皆引詩而詠歎之與此正同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章句曰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樾謹按趙氏蓋以國無自伐之理故云先自爲可誅伐之政然其義迂矣說文人部伐敗也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之爲言敗也然則國必自伐言國必自敗也正與自侮自毀一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章句曰如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

樾謹按此承雖欲無王不可得矣而言喻當今之世行仁政者不過三年而艾必以七年爲期斯而王者之易也假使病者不及三年而艾乾三年卽已可用則何爲而無及矣今病者尙可七年而艾乾三年卽已可用則何爲而不畜乎趙注似失之至三年七年乃古人恆語古凡言數者必三五七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則以五與七言三年之艾七年之病則以三與七言蓋數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五其中數也自一至五則三爲中數自五至九則七爲中數大戴記明堂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亦以七五三爲中卽此義也故古人舉得半之數則曰五不及乎半則曰三過乎半則曰七易曰三日不食又曰七日來復又曰七日得詩曰其實七兮其實三兮又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又曰五日爲期論語曰三年有成又曰比及三年又曰善人敎民七年皆是也若至少之數不可以三言者則曰一如一鉤金一杯水是也至多之數不可以七言者則曰九如九合諸侯叛者九起是也左傳五侯九伯五者舉其中數九者舉其極數也後

人不達古語凡言數者必求其義斯鑿矣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

章句曰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訾

樾謹按音義出足閒二字是孫宣公本下句無與字據阮氏校勘記則岳孔韓本皆然俗本因上句而妄加與字非也兩句既不一律其義亦必不同趙氏所說殆失之矣適當讀爲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是敵適古通用人不足與敵者爲人君挾貴以驕士而士之道義不足以敵之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若是者

謂之足與敵人苟不足與敵則奉令承教而已故曰政不足閒也閒猶與也莊十年左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並曰閒與也此閒字義與彼同言不足參預也下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別乎人而言之正所謂足與敵者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能格君心之非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章句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樾謹按趙氏二說義均未安無責耳矣乃言其不足責也猶曰若而人者吾無責焉爾孔子稱君子欲訥於言又曰仁者

其言也訒若輕易其言則無以入德矣故以不足責絕之也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章句曰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
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
啜也

樾謹按趙以不行其道爲餔啜是也謂隨從貴人無所匡正
非也孟子與子敖同使且未嘗與言行事樂正子偶從子敖
而來豈必責其有所匡正乎蓋樂正子孟門高弟固亦以行
道爲志其從子敖來乃欲因以行其道也夫衛卿可得之言
子路猶且以告樂正子之賢未及子路其從子敖來亦無足
怪然孟子在齊尚不得行其道於樂正子何有即使得仕於
齊亦徒享萬鍾之奉而已故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近今說此章者皆謂樂正
子之從子敖不過藉省道路資糧之費故孟子以徒餔啜責
之夫自魯之齊相距甚近所費幾何爲此說者徒欲回護樂
正子而不知其視樂正子也反陋矣朱注云言其不擇所從
但求食耳是亦未嘗明指所食者爲道路資糧也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章句曰搏執其族親也

樾謹按臣已去矣而又曰搏執之故趙氏以爲搏執其族親
其實非也此對上文導之出疆而言謂君使封疆之吏搏執
之也搏執之則不得去矣或其臣有如伍員之橐載而出昭

關者是不可得而搏執也於是其君又極之於其所往若晉
錮欒氏之比矣

中也養不中

章句曰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

樾謹按中當讀若從容中道之中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
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孟子語意正與
此類趙注非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樾謹按此迹字卽車轍馬迹之迹周制十二年一巡守至方
岳之下朝諸侯於明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是天下皆有
王者車轍馬迹焉巡狩之禮廢而王者之迹熄於是太史不
復陳詩而詩亦從此亡矣所謂亡者非無詩也其時士大夫
固亦作之且傳播之是故春秋時所賦之詩多出東遷以後
而孔子刪詩亦有取焉然王者不省方太史不陳詩則有詩
而不收詩之效雖謂之詩亡可矣何也昔日之詩王者所陳
而觀之者也黜幽陟明章善癉惡皆於此乎在焉此日之詩
聽其自作自傳莫之陳亦莫之觀也雖復憂時感事陳古刺
今空言而已矣奚益哉孔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卽因詩亡而作春秋之旨詩空言也春
秋行事也孟子推春秋之作而上溯之迹熄詩亡殆孔氏之
遺言矣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樾謹按孔子作春秋其文其事本之舊史其義則所謂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孔子何所取之哉取者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卽此取字之旨竊取之猶言私爲之孔子蓋曰其義則丘私爲之也後世治春秋者不信三科九旨諸說而但曰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止有其事其文而孔子之義付之悠悠矣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樾謹按荀子性惡篇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楊注曰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孟子言性善則人性本有禮義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猶曰但言其本然者足矣與荀子之語正相反荀子又引舜之言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蓋以證人性之惡乃自孟子言之則孝也信也忠也是其故也妻子具而孝衰嗜欲得而信衰爵祿盈而忠衰非其故也無失其故斯可矣故又曰故者以利爲本言順其故而求之則自得其本也孟子論性大旨具見於此

又從而禮貌之

章句曰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樾謹按禮當爲體周易繫辭傳知崇禮卑蜀才本禮作體詩谷風篇無以下體韓詩外傳體作禮是古字通也戰國策齊策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此體貌二字之證桓十四年穀梁傳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范甯注曰貌姿體是貌與體義亦相通古人言容貌亦言容體故以體貌連文荀子大畧篇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楊注曰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體貌亦猶是矣二字平列如趙注則當云禮之以貌不當云禮貌之也告子篇禮貌未衰又曰禮貌衰凡言禮貌者竝當讀爲體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章句曰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

樾謹按孟子論匡章止言子父責善不及他事卽趙氏所謂子父親教者亦自據孟子易子而教之義於匡章事固無考也乃戰國策有所謂章子者齊策曰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

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又曰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燕策曰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止稱章子不稱匡章無以知其爲卽孟子所與遊者也徒以齊策有章子之母爲其父所殺一事遂從而附會之謂孟子之匡章卽其人也今按齊策所載威王之言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之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此與孟子所謂子父責善者了不相涉若匡章果有此事則是遘人倫之大變豈惟責善而已乎高誘注戰國策初不以章子爲卽匡章呂氏春秋諭

大篇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夫呂氏春秋注與戰國策注竝出高誘一人之手乃引孟子以證呂氏春秋之匡章而不引以證戰國策之章子是高氏之意固不以匡章章子爲一人矣且匡章難惠子事見呂氏春秋愛類篇其文曰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又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以此數語觀之匡章蓋齊之處士亦是高尚其志者故見惠子王齊王而非之又若頗不滿意於齊王之用兵不休者若是章子則歷事威宣兩朝爲齊大將屢從戎事其必不爲此言明矣莊子盜跖篇匡子不見父釋文引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夫曰見孟子而不云見國策則自唐以前固無匡章即章子之說未可據姚宏吳師道之說爲定而轉使孟子子父責善之本旨爲之不著也

好色人之所欲萬章

樾謹按好乃妃字之誤漢書賈誼傳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注曰妃色妃匹之色大戴記保傅篇同賈子新書作好色字之誤也此云好色人之所欲其下云人悅之好色富貴又云知好色則慕少艾好字竝當作妃妃色蓋古語孟子賈子竝有知妃色之文後人不達古語而改爲好色失之矣

出從而揜之

章句曰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

樾謹按出者舜也揜之者瞍也從而二字文義不合矣竊謂出者非舜出也乃出井中之土也蓋舜入井後井中之土必瞽瞍與象繼而出之瞍與象卽以所出之土揜舜於井故曰從而揜之也然則舜何以得免曰史記載之甚詳蓋必古傳記之詞萬章約舉其文於完廩也不及舜以兩笠自捍而下之事於浚井也不及舜從匿空中出去之事蓋萬章之問惟在象欲害舜故其事有所不必備也趙氏解揜階爲捐去其階已得其義矣又一說云捐階舜卽旋從階下蓋因誤解出字故爲此說以配之其義甚晦僞孫疏反以後說爲勝非也

張朕

注曰張彤弓也天子曰彤弓

樾謹按音義曰張都禮切丁音彫義與弴同若依趙注則但從丁公著音彫足矣乃必先出都禮切一音者蓋孫宣公之意不以趙注爲然也玉篇弓部弴丁幺丁昆二切天子弓也張同上書弓也又丁禮切舜弓名是張有丁幺丁昆丁禮三音音丁幺丁昆者皆天子之弓詩行葦篇敦弓既堅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然則丁幺切者從趙注讀如彫也丁昆切者從毛傳讀如敦也至丁禮切則爲舜弓名別是一義孫蓋從舜弓之義故音都禮切都禮卽丁禮也舜是時未爲天子安得用天子之弓然則顧野王音丁禮切而訓爲舜弓必有所受之矣至近世學者相承讀都禮切而仍從趙注以爲雕弓是又兩失不可不知也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章句曰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樂行而民鄉方　經解篇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鄭注竝曰方猶道也然則可欺以其方卽是可欺以其道下云難罔以非其道非其道卽是非其方方與道一也變文以成辭耳趙以事類釋之非是

封之有庳

樾謹按舊說以有庳爲今永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鼻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溵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鼻乃溵之假字有溵之國蓋以溵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跡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鼻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溵溵二篆溵爲水名溵爲水暴至聲疑溵溵古同字溵從鼻聲溵從鼻聲鼻卽鼻聲也書有鯀簡耳鄒陽傳作有鼻者溵之省也古文從省不加水旁實一字矣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鼻聲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章句曰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

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疑

樾謹按趙氏以瞍亦信知舜之大孝釋瞽瞍亦允之義是於允字絕句若字屬下讀古也邪二字通用若是逕爲父不得而子也猶曰舜敬事嚴父若是尚爲父不得而子邪正所以解咸丘蒙之疑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弼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孟子七篇亦往往有此告子篇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盡心篇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也字並當作邪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東晉古文尚書竊其語入大禹謨篇而以允若連文蓋由不達古語故誤讀孟子耳江氏聲作尚書集注曰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則未免於爲先入之言所惑矣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於人

章句曰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取於人也

樾謹按趙氏蓋讀介爲芥故以爲草然非古義也一介即一介也儀禮大射儀搢三挾一个鄭注曰个猶枚也个介實一字乃隸體之變介音古拜反轉而爲古賀反後人妄分介个爲二遇讀古拜反者作介讀古賀反者作个誤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立七證以明介个爲一字當從之孟子介字即禮經个字因趙以一介草釋之故得存其本字耳一枚之物不輕取與非必以草言且孟子立言必有典則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及少牢饋食禮下篇並云俎釋三个國語齊語云

鹿皮四个是物數言若干个乃古人通語經傳明文豈有以草與人及取於人者乎

天誅造攻自牧宮

章句曰造作可攻討之罪甚爲不詞昭三十一

樾謹按以造攻爲是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

年左傳曰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杜注曰攻猶作也葢攻訓治

故亦訓作詩靈臺篇庶民攻之毛傳曰攻作也梁惠王篇引

此文趙注曰民竝來治作之葢卽用傳義而又加治字以申

明攻之所以訓作也造攻猶造作言天所以降誅罰者由桀

自於牧宮造作其罪耳

主癰疽

章句曰癰疽癰疽之醫也

樾謹按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睢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韓

非子作雍鉏字竝是雍孟子書作癰疑是假借字僖十七年

左傳雍巫有寵於衞其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杜注曰雍

人名巫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

巫而字易牙竊疑癰疽亦雍人也癰讀爲雍乃其官也疽其

名也雍疽寺人瘠環猶雍巫寺人貂矣戰國策曰衞靈公近

癰疽高誘注曰孟子有其人葢醫之幸者望文生訓失與趙

同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樾謹按何氏焯讀書記謂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九

字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二字自爲句屬下讀方與史記虞
晉走宛諸事合然眞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所載
經文竝作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是南宋時舊本有無秦
字者據下文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亦無秦字疑此秦字
直衍文耳百里奚事在孟子時已不甚可考今以孟子書爲主
參以史記益奚知虞之將亡先去而之宛宛今南陽府南陽
縣是時屬楚晉之滅虞也齊霸將衰而楚方盛奚之走宛殆
有意於用楚乎然以羈旅之人資用匱乏或出其餘智買賤
賣貴逐什一之利故孟子有舉於市之說說苑臣術篇云賈
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鹽車之秦此說雖不足信然
孟子明言舉於市則將鹽車事固宜有之史記孟荀傳伊尹
負鼎而勉湯百里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然則所謂飯牛者
即其將鹽車時事書云擧牽車牛遠服賈百里奚之食牛正
舉於市之塙證非如或說云云也其後不知以何事爲楚鄙
人所執於是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史記載其事曰繆公聞
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
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此乃當時實
事也不然何以有五羖大夫之號至孝公時猶見稱於趙良
之口乎媵臣乃託辭據左傳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
秦穆姬是虞君且爲媵雖謂其臣皆吾媵臣無不可矣楚人
受秦五羖羊皮而以百里奚予秦是楚人固以五羊之皮當
百里奚之值謂之曰鬻亦無不可然楚人鬻之非百里奚自

鬻之也後世傳訛因有自鬻之說孟子據理斷之以爲不然而不復詳述其事之顛末千載而下以意推測儻有得乎

金聲而玉振之也

章句曰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

樾謹按集注曰先擊鎛鐘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若然則當云金聲之而玉振之也於文方足如謂下有之字則上可省然下文又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是可知玉振下必當有之字金聲下必不當有之字矣蓋此句之義趙注得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者以金聲始洪而終殺必以玉聲振揚之此之字卽指金聲而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亦金聲也而不能以玉振之則始洪而終殺矣惟孔

子金聲而以玉振之是以始終如一而爲集大成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章句曰夫射遠而至爾努力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正義曰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以其人之巧耳

樾謹按上文以巧譬智以力譬聖此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則似所重者反在巧與上喻意不合矣王若虛孟子辨惑載呂東萊策問進士云孟子論孔子集大成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尚則害前說以聖爲尚則害後說是先儒於此固已致疑乃尋繹趙注則經文兩爾力皆就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說蓋謂三子所以能

至者力也三子所以能中者非力也巧也三子之力足以至故不失爲聖三子之力不足以中故不能爲時改而爲清爲任爲和是不能以力中而以巧中趙氏所謂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是也若孔子則至以力中亦以力不必以巧見長此孔子所以遠過乎三子也如此說則與上喻意一貫而東萊所疑亦不言而解矣由正義不能發明趙注之意故啟東萊之疑而王若虛幷欲改經文爲智譬則力聖譬則巧何其謬歟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章句曰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

樾謹按近來說此經者皆以無獻子之家爲忘人之勢然下文不云若有獻子之家而云亦有獻子之家亦者亦獻子也謂獻子有而五人亦有也然則無獻子之家自謂五人無獻子之富貴非謂其視之若無矣當以趙注爲長惟趙以不與之友爲不與獻子友此殆不然四句反覆申明與之友卽與此五人者友仍以獻子言不以五人者言見獻子所友皆寒素之士若使其亦有獻子之家獻子轉不與友矣蓋所重在獻子之友五人而不在五人之友獻子下文引費惠晉平兩事亦然可知趙注之誤

費惠公曰

樾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曰滑國都於費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主其說乃以左傳求之魯亦有兩費季氏之費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是也若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此又一費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有費亭東北有郎城費伯城郎是其地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引高氏地名考曰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有別乃陸德明釋文於隱元年傳亦音祕蓋已混兩費而一之于欽齊乘謂費本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此說雖誤然即其說知費伯之費昔人固有以爲國名者蓋費伯以公孫別封於費若晉成師鄭大叔之比因城郎而居之與鄆部諸國竝爲魯附庸徒以無事故不經見而入戰國後猶以魯費竝稱所謂費惠公者殆其苗裔乎其後國亡而子孫遂以郎爲氏見廣韻或疑郎爲魯地屢見經傳若如此說則爲費國之都矣尚得爲魯地乎不知魯有二費亦有二郎魚臺之郎去曲阜約二百里而桓十年齊衛鄭來戰於郎公羊傳曰吾近邑也其非一地明矣說詳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亦饗舜

章句曰堯亦就饗舜之所設

樾謹按趙解亦字非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曰亦

當作易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釋文曰魯讀易爲亦是亦易二字古通用素問氣厥論謂之食亦王砅注曰食亦者食入移易而過不生飢膚也亦易也又骨空論易髓無空注曰易亦也並其證矣亦饗舜者易饗舜也益猶是堯之饗舜耳乃今日堯自爲主明日使舜爲主是易而饗之矣故曰迭爲賓主

生之謂性告子

樾謹按白虎通性情篇曰性者生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性之言生也故性與生古字通用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戰國策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並其證也生之謂性猶云性之謂性故孟子以白之謂白破之上字作生下字作性猶公孫丑篇有仕於此仕夫士也作士彼士仕同字此生性亦同字告子此說即所謂無善無不善者其意若曰所謂性者止是性而已矣論者但當就性言性其善其不善皆非性中所有不必論也此是告子論性之本旨故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上文杞柳湍水之喻皆從此出

異於白馬之白也

樾謹按此句上白字當一字重讀蓋先折之曰異於白下乃云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云云則申說其異之故也古書自有一字重讀之例考工記輈人曰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賈疏曰依後鄭利準不重讀據此則經文利準二

字本無重文先鄭特就本字重讀之故後鄭可以不從也明乎古書之一字可以重讀則此句之義自明而亦不必疑其有闕文矣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章句曰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使能此二子爲不仁

樾謹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如孟子此文則是微子比干皆紂父帝乙之弟矣與史不合顧氏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竝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夫舉兄之子何足以該弟此論殊不可通據趙注云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疑趙氏所見經文作以紂爲兄弟且以爲君弟字誤爲之子二字非特不合史記卽以趙注按之亦自不合矣朱子集注云疑此或有誤字殆已見及此因無左證不敢質言耳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章句曰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

樾謹按性與情若果有表裏之分則公都子所舉三說皆自論性孟子何獨與之言情乎蓋性情二字在後人言之則區以別矣而在古人言之則情卽性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篇人愛其情高誘注竝曰情性也下章孟子言牛山之木則曰此豈山之性也哉其言人則曰是豈

人之情也哉然則性情一也以六書而論性從心生聲情從心青聲而青亦從生聲故從生從青之字於義得通釋名釋兵曰旌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旌從生聲精從青聲古字通用而謂性之與情若冰炭之異此必不然矣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此蓋古義如此孟子之於荀子不能有異特自孟子言之性善而情亦善自荀子言之性惡而情亦惡此則其說之異也荀子性惡篇引舜之言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楊倞注曰引此亦以明性之惡是可見古人言性必言情孟荀雖異要未嘗區性與情而二之也白虎通情性篇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爲六情夫無喜怒哀樂愛惡則仁義禮智信於何見之惻隱之心仁也獨非愛乎羞惡之心義也獨非惡乎孟子以惻隱爲仁羞惡爲義正是以情見性若如白虎通之說則仁義屬性惻隱羞惡屬情不可合矣此說也蓋襲禮記而失之禮記禮運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行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夫以人情對人義非以人情對人性則人情卽人性也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故此七者謂之情可也謂之性亦可也後人不達此義妄有五性六情之說遂以性情分屬陰陽而孟子此章之旨晦矣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樾謹按而猶則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則不知求猶下章云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也而與則義同故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並其證也此文上句用則字下句用而字亦猶是矣此之謂不知類也

章句曰類事也

樾謹按類之言比類也禮記月令曰必比類國語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比類蓋古語猶今言比例也周語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重言之則曰比類單言之則或曰比或曰類易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襄九年左傳曰晉君類能而使之皆此義也不知類言其不知比類注訓爲事未得其旨

比天之所與我者

章句曰比方天所與人情性

樾謹按比之言次也周官世婦職比其具鄭注曰比次也宰夫職比官府之具注曰比校次之又儀禮大射儀遂比三耦注曰比選次之也並與此比字義同蓋心與耳目皆天之所與我者必比次之然後知其孰爲大孰爲小然後能先立乎其大下文先字正從比字生出趙氏以比方釋之其義不顯後人遂誤改作此字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

檮謹按不能勝一匹雛之人安能舉百鈞故閻氏若璩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孟子言辭小失乃以經文尋繹之孟子此言固無失也蓋此節之義全在今曰二字以不能勝匹雛之人而今曰舉百鈞是非必果能舉也卽此舉百鈞之言已可爲有力人矣曹交自謂食粟而已此與力不能勝一匹雛者無異今一旦奮然曰吾爲堯吾爲舜是亦爲堯舜矣故曰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孟子之言本是明了但舉烏獲之任句省一曰字若作然則曰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其意便顯孟子因上文已有今曰字故此省之不

謂後之學者并上今曰字而亦忽畧讀過也

公儀子爲政

章句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

檮謹按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然則爲政卽爲國政言爲正卿也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公儀子爲政乃正長之正非政事之政下云子柳子思爲臣臣與政相對猶離婁篇曾子師也子思臣也臣與師亦相對也趙不知政爲正之假字而以執政釋之非是本篇又云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爲政之義亦與此同猶魯欲使愼子爲將軍也曰正曰將軍竝以位言趙注曰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亦失之矣

子柳子思爲臣

章句曰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

樾謹按子思乃穆公所尊禮觀公孫丑篇可知子思與泄柳申詳分量迥殊而此乃以竝稱且以子思居子柳之下卽孟子本書證之已自不合矣據鹽鐵論相刺章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其文卽本之孟子疑古本孟子作子柳子原非子思也爲臣與爲政相對爲政謂爲正卿爲臣謂爲庶職也趙因子思大賢不宜以官守屈之故曰爲師傅之臣離婁篇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師之與臣大有別矣何不曰爲師而曰爲臣乎若知子柳子思是子原之誤則不必爲是曲說矣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章句曰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

樾謹按孔子以微罪行之旨惟趙氏得之此注當以燔肉不至我爲句黨字屬下讀黨猶儻也儻者或然之詞古書每以黨爲之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微幸墨子法儀篇黨皆法其君奚若竝其證也趙氏述孔子之意以爲燔肉所以不至我者儻我從祭之禮不備故有微罪乎於是卽引爲己罪而去所謂不欲爲苟去也僞孫疏誤以我黨二字連讀故注意晦而經意亦晦矣閻氏若璩釋地續曰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己亦帶有罪焉其所謂有罪卽在不稅冕而行一句冕原祭

服今也戴於道路間尙非罪乎史記世家師已送曰夫子則無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千載以下猶可以情測今按閻氏引師已之言爲證最爲得之而以不稅冕實孔子之罪則大謬矣豈有孔子之聖而躬冒不韙者乎且不稅冕而行極言其行之速非因不稅冕而後行也如閻氏此論設有人問孔子何以去魯者將以不稅冕告之乎又問何以不稅冕而行則將何以對是仍爲苟去矣趙注具在而學者讀之不審致滋妄說故具論之

則六師移之

章句曰移之就之也

樾謹按移當讀爲陊廣雅釋詁陊墮也因假移爲陊而注者以本字讀之遂失其旨矣

近墮卽墮字故集韻曰陊或作墮然則六師陊之猶六師墮之蓋毀壞其都邑若春秋所書師師墮郈師師墮費之類是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盡心

章句曰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樾謹按如注義則經文達字疑道字之誤章句亦曰天民行道趙氏所據本必是道字也

四體不言而喻

樾謹按此句之義殊不可曉若謂四體不言而人自喻則四體豈能言者若謂我之四體不待我言而喻我之意則凡人皆然豈必君子據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孟子曰君子所

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應吉甫
華林園集詩李善注引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
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兩文不同然不言而喻上皆無四體
字疑古本孟子四體二字不疊也若謂古人引書或以意增
損不足據則何以劉李二人如出一手乎且如李所引有信
字而劉所引卽無之蓋以意增損必不能同乃兩人所引皆
無四體字則是古本如此矣

易其田疇

章句曰易治也

樾謹按易者所以休地力也周官大司徒職不易之地家百
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鄭司農云不易
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
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是地有
一易再易之分易其田疇謂此也不易之地惟都鄙有之若
遂人所掌郊甸之制上地亦有萊五十晦則亦非不易矣蓋
休而不耕故地方有餘多黍多稌實由於此乃先王制民之
產之精意若如趙氏訓易爲治則是憂百畝之不易者農夫
也非聖人治天下之道矣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樾謹按此數語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言食而弗愛愛而弗
敬固不可矣然恭敬亦不可無實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
也言未以幣交之時有此恭敬之心已足多矣若既以幣交

則當用其言行其道乃爲有實告子篇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與此文正相發明迎之致敬以有禮所謂恭敬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恭敬而無實矣君子不可虛拘故去之也

若崩厥角稽首

章句曰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樾謹按此當以六字爲句厥角稽首相對成文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視趙注更簡而明若崩厥角稽首乃倒句若順言之則當云厥角稽首若崩蒼商眾一聞武王之言無不厥角稽

首若山冢之猝然而崩也李善注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王元長曲水詩序陸佐公石闕銘三引孟子並作百姓若崩厥角不連稽首二字則雖未失其義而失之固無怪矣

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

章句曰邱十六井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區小也釋訓曰區區小也邱與區古同聲而通用邱民猶言小民必以十六井釋之非是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章句曰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樾謹按合而言之道也六字爲一句此章直是孟子解說仁字之義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說文人部仁親也從人二段氏玉裁注引鄭注而釋之曰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辭故其字從人二阮氏元揅經室集又從而推闡其義引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發明相人偶之說明乎此然後孟子此章可得而言矣蓋仁也者人也乃孔門相傳之故訓也然仁卽是人何以又製此從人從二之仁字故釋之曰合而言之道也夫我一人也人一人也仁於何有必我與人相親人與我相親而後仁在其中焉此卽相人偶之義亦卽仁字從人從二之意別乎我而爲人此分而言者也并人我二人而爲仁此合而言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趙氏誤斷合而言之四字爲句道也二字爲句則其義不可通遂有增數語於其間託之外國本者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樾謹按此章之文止於此下文詩云憂心悄悄一節當在豬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爲一章其文云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也無上下之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蓋因孔子而及文王孟子之意以文王比孔子也簡策錯亂誤倒在後注家遂誤以爲告豬稽之言若果孟子爲豬稽引詩則當有次弟安得先孔

子而後文王乎
以追蠢

章句曰追鍾鈕也
樾謹按追訓鍾鈕於古無徵追疑當爲綴說文系部綴以繩有所繫也鍾鈕亦所以繫者故謂之綴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章句曰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
樾謹按趙氏之意望見馮婦趨而迎之者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也蓋馮婦未爲善士之時虎望風而避矣今乃不惟不避又趨而迎之此馮婦見之所以恥不如前而忿然攘臂下車也注中見字非經文見字注文見字屬馮婦言經文見字屬虎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孟子曰吾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敢攖馮婦趨而迎之則因誤讀趙注而妄刪經文望見二字失之甚矣翟氏灝孟子考異以此致疑未深體注意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

樾謹按集注曰或云人衍字其說是也古人每以聖知對言老子曰絕聖棄智國語楚語曰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並其例也此云知之於賢者也聖之於天道也猶萬章篇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以聖知對言聖下不得有人字後人妄加之耳說文耳部聖通也蓋聖之本義與知相近故大戴記四代篇曰聖者知之華也孟

子書屢言聖人皆大而化之之謂此聖字則其本義所謂天道者乃吉凶禍福占驗之道後漢書桓譚傳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李賢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者言天道類如此左傳曰天道多在西北又曰天道遠人道爾國語曰我非瞽史焉知天道可見天道者瞽史所以占驗之術也知之於賢者也以人事言聖之於天道也以天事言知者固欲知賢然或爲耳目之所不及察聖者固欲知天道然或爲推步之所不能周故曰命矣

曰殆非也

章句曰館人曰殆非爲是事來事夫子也

檮謹按此非館人之言亦孟子之言也子以是爲竊屢來與曰殆非也乃自問而自答之之詞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文法正與此同下文曰夫予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之意蓋謂從者固非爲竊屢來也然予之設科如此則亦有所不能保矣語意抑揚而詞氣固不隔也自趙氏誤以此曰字爲館人曰後人因幷以下文數語皆爲館人之言而經文夫予字遂誤爲夫子不得謂非趙氏有以啟之矣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章句曰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

檮謹按趙氏之意以正行是美事以正名爲名始是不美故增益其義如此不知非孟子意也上文云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干祿二字見於詩亦是美事故子張學干祿孔子不斥其非且告以干祿之道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然則經德不回以之干祿言語必信以之正行此乃學者之常事即孔孟教人亦未嘗不以此也若夫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則盛德之至非聖人不能矣三代以下儒者恥言干祿遂覺正行與干祿不可並論乃謂其欲以正行爲名非古義也

琴張

章句曰琴張子張之爲人蹈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樾謹按趙注以琴張即顓孫師乃賈逵鄭眾之舊說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而服虔已疑之至杜預注左傳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則本之家語更不足據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竊疑此人名張字子琴而姓氏不傳古人名字並稱皆先字後名故曰子琴張亦曰琴張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

樾謹按此三十字當在其志嘐嘐然之下夷考其行之上曰何以是嘐嘐也萬章問也言不顧行以下孟子答也踽踽涼涼正與嘐嘐相反踽踽者獨也詩云獨行踽踽是也涼涼者薄也說文水部涼薄也是也凡物之眾者厚者皆有大義殷

訓大亦訓眾廡訓大亦訓厚是其證也然則獨與薄皆有小義矣趙氏訓嘐嘐爲志大言大是踽踽涼涼正與相反也狂者言行不相顧故常以古人之行爲隘小而非笑之每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是踽踽涼涼此狂者譏古人之詞也及考其所爲則實未能大過古人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自此三十字誤移在後文則與論鄉原何涉趙注朱注皆曲爲之說而義不可通前文止存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此乃文字爛脫之有未盡者今當爲衍文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四終

長沙王寶仁善化劉鐸校